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

论出版自由

〔英〕密尔顿 著



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

论出版自由

阿留帕几底卡[①]

〔英〕密尔顿 著

吴之椿 译

商务印书馆

1989年·北京

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

论 出 版 自 由

〔英〕密尔顿 著

吴 之 椿 译

商 务 印 书 馆 出 版

（北京王府井大街 36 号）

新华书店总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北京第二新华印刷厂印刷

ISBN 7-100-00639-2/D·42

1958年9月第1版　　开本 850×1168 1/32

1989年12月北京第4次印刷　　字数 4 千

印数 2,800 册　　印张 1 $^{3}/_{4}$ 插页 4

定价：1.70 元

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
出版说明

我馆历来重视移译世界各国学术名著。从五十年代起，更致力于翻译出版马克思主义诞生以前的古典学术著作，同时适当介绍当代具有定评的各派代表作品。幸赖著译界鼎力襄助，三十年来印行不下三百余种。我们确信只有用人类创造的全部知识财富来丰富自己的头脑，才能够建成现代化的社会主义社会。这些书籍所蕴藏的思想财富和学术价值，为学人所熟知，毋需赘述。这些译本过去以单行本印行，难见系统，汇编为丛书，才能相得益彰，蔚为大观，既便于研读查考，又利于文化积累。为此，我们从 1981 年至 1986 年先后分四辑印行了名著二百种。今后在积累单本著作的基础上将陆续以名著版印行。由于采用原纸型，译文未能重新校订，体例也不完全统一，凡是原来译本可用的序跋，都一仍其旧，个别序跋予以订正或删除。读书界完全懂得要用正确的分析态度去研读这些著作，汲取其对我有用的精华，剔除其不合时宜的糟粕，这一点也无需我们多说。希望海内外读书界、著译界给我们批评、建议，帮助我们把这套丛书出好。

商务印书馆编辑部

1987 年 2 月

Milton's

AREOPAGITICA

A SPEECH FOR THE LIBERTY OF UNLICENSED PRINTING

MacMillan and Co., London

1907

內 容 提 要

本書作者約翰·弥尔頓(1608—1674)是英国偉大的詩人和政論家,十七世紀英国資产阶級革命的参加者。

"論出版自由"是弥尔頓許多精心撰述的政論中最重要的一篇,是他在1644年向英国国会提出的一篇演說詞。1644年是英国資产阶級向斯圖亞特王朝作斗爭取得初步胜利的时期,革命內部的資产阶級上層分子長老派害怕革命繼續深入,他們竭力控制人民的宗教信仰和政治思想,力圖与王党妥协。弥尔頓为了爭取人民言論出版自由,写了这篇政論,向国会提出呼吁,并在演詞中对長老派提出了警告。

为了帮助讀者了解作者的生平及其思想,我們从"苏联大百科全書"中譯出"弥尔頓"一文,作为附录附在原文的后面,供讀者参考。

位列議会审議厅[2]的先生們可以向共和国的当軸諸公直接进言，但身居草野、沒有这种机会的人，如果看到有什么可以促进公益的事情，便只能笔之于書了。我想他們在开始这一不平常的举动时，內心的变化和激动，自然是不小的：有些人怀疑它的結果，另一些人則顧虑將受到某种責难；有些人抱着希望，另一些人則对自己所說的深信不疑。至于我呢，过去由于論述的題目不同[3]，这些心情中的每一种都可能在不同的时候对我發生过不同的影响；在目前这一篇前言中，也可能流露出某种心情对我影响最大；但我在写出这篇演說，同时又想起我所呼吁的人时，便使我內心的支配力量产生了热情。这股热情远比一篇序言所能引起的情感更令人欣喜。我迫不及待地把这一心情表白出来。但我的热情如果是每一个渴望自由并設法促进国家自由的人都有的欢乐和喜悅，那么，我也是無可非議的；下面所提出的演說全文，虽然不能說是这些感情的胜利，但可以說是这些感情的証明。因为我們想获得的自由，并不是要使我們共和国中怨懟从此絕迹，世界上任何人都不能指望获得这种自由；我們所希望的只是开明地听取人民的怨訴，并作深入的考虑和迅速的改革，这样便达到了賢哲們所希求的人权自由的最大限度。如果我能够在此冒昧陈辞，这一事情本身就証明我們已經在相当大的范圍內，获得了那种人权自由，而且获得这一成

---

① "阿留帕几底卡"原是希腊大演說家伊索克拉底斯的一篇演說。作者沿用其名。原来那篇講演的內容是呼吁雅典人恢复旧民主制和阿留波閣来反抗馬其頓人。阿留波閣是雅典人的元老院，由于会址在阿列斯（战神）山上，故称阿留波閣。——譯注。

② 英国議会中审議訴訟案件的一厅，相当于最高法院。——譯注。

③ 指"論英国的宗教改革"、"政界的主教制"、"論离婚"、"論教育"等等論文。——譯注。

就时是从以往徹底破坏我們原则的專制与迷信的深淵中，用超过罗馬人在光复河山中所表現的英勇达成的；那末，毫無疑問，这首先应当贊美上帝我們的救主的大力庇祐；其次便要归功于英格蘭諸位上議員和下議員的忠誠領导和不屈不撓的智慧。如果我們述說善良的人們和高貴的長官們的光荣事迹，上帝并不致于認为有損他的荣耀。你們的光荣事迹已經获得如此巨大的进展，你們不知倦怠的美德已經使全国如此長久受惠，如果我現在才开始述說这些事迹[①]，那么，我在称頌者中便可以公正地被認为是最迟緩和最不主动的一个。尽管如此，有三个主要条件如不具备，一切贊揚就將成为純粹的諂媚和奉承；首先，被贊揚的事情必須是确实值得称贊的；其次，必須尽最大可能証明被称贊的人确确实实具有被称頌的优点；另外，贊揚人的人如果說明他对被贊揚者确实具有某种看法时，便必須能够証明他所說的并非阿諛。头兩件事我已經尽力做过了；从前有人用淺薄無聊和暗藏惡意的頌揚来四处損害你們的功績[②]，我便把頌揚的工作从他手里接收过来。最后要說明的是我不曾諂媚我如此称頌的人；这主要应由我自己来做，我把它一直保留到今天这个适当的机会再做說明。如果一个人能对你們已經完成的高尙事業坦然地加以贊揚，同时又毫無顧忌地对于你們如何能够做得更好的問題同样坦然地表示意見，那么他便已經向你們最可靠地保証了自己的忠誠，并且用最誠摯的爱戴和希望，来拥护你們今后的行动。他最高的贊誉并不是諂媚，而他最平凡的忠言却是一种贊誉；一方面，我將力呈鄙見，說明某一項已公布的法令假如能够撤銷，便將更符合于眞理、学术和祖国的利益，而且

① 在这篇文章以前作者已写出“为斯麦克挺姆奴斯辯护”以及其他文章，称頌議会。——譯注。

② 在“为斯麦挺姆奴斯辯护”一文中，作者曾指斥主教豪尔借頌揚議会来誹謗議会。——譯注。

撤銷以后，民間就会因此而受到鼓舞，認为你們傾听輿論的劝告胜过以往其他政治家对于公开諂媚的喜悅；这就不能不为你們寬厚和公平的政府增輝。当人們看到，过去别的政府，除了浮华排場以外，并沒有任何值得記忆的事情，他們所發布的任何一条临时公告只要有人稍一表示不滿，他們便不能容忍；而你們在胜利和成功之中，却能更寬宏地容許人們对于你們投票通过的法令用書面發表反对意見；这样他們就会認識到，三年一届的議会① 所表現的寬宏大度，和不久前窃权的主教以及內閣樞密大臣們所表現的猜忌与傲慢相去不啻霄壤。上議員和下議員先生們，我如果能够仰仗你們的溫文仁厚、謙恭下人，而对于你們在已經發表的一項法令中硬性規定的条款提出反对的意見，那么如果有人說我标新立异、傲慢無礼，我就能極为容易地替自己辯白。只要他們知道我認为你們如何崇尚希腊古老高貴的人文主义文化，而鄙夷匈奴和挪威人那种驕橫的野蛮作風，問題就自然清楚了。我們今天所以还沒变成哥特族人和朱特族人②，就得感謝那些时代高雅的学識和文学。我可以从那些遙远的时代里，举出这样一个人③；他从自己的家里写了一篇文章給雅典議会，劝他們改变当时实行的民主政体。那时研究学問和雄辯术的人在国內外都受到極大的尊敬。如果他們公开地指摘国政，自由城邦和暴君城邦都会欣然地、非常恭敬地傾听他們的意見。例如，代昂·普魯沙④，本是一个外国人和平民雄辯家，他就曾劝說罗得島人反对一条旧法令。这类的例子簡直不胜枚举。完全不必在这里一一罗列。我畢生研究学术，虽出生于

---

① 作者所屬时代英国正由查理一世进行橫暴統治，查理王因利害关系曾解散議会。至 1640 年时不得已而重新召开，但未及一月卽解散，謂之短期議会。同年 11 月又复召开，直至 1660 年始被解散，謂之長期議会。長期議会早期有一法案規定三年之內至少召开議会一次，每次开会时間不得少于五个月。——譯注。

② 公元 5、6 世紀时侵入英国的日耳曼民族。——譯注。

③ 指伊索克拉底斯，参看本書第一頁注①。——譯注。

④ 公元一世紀时的大雄辯家，混名“金口若望”。——譯注。

北緯 52 度的寒帶①，幸而天賦并未因此而減色；如果这些都不能得到充分承認，而必須認为我不能和曾經享有特权、可以向当局进言的人相提并論，那么我就要爭取使人相信我低于他們的程度并沒有諸位議員高于当时接受意見的当軸者那样多。諸位上議員和下議員先生們，請相信吧，你們究竟高出他們多少，最大的証明就是你們以深謀远慮的精神，听取并服从来自任何方面的理智的声音，并因之而乐于把一切議案，不論是自己通过的还是前人通过的，一視同仁地予以取消。

如果諸位已經作了这样的决定（誰要是認为諸位沒有作这样的决定便是一种大不敬），那么，就沒有任何东西能阻止我提供一个恰当的事例来証实諸位有目共睹的热爱眞理的精神和审議事务时不偏不倚的正直精神。这事例就是重新审议诸位制定的《出版管制法》。該法規定：凡書籍、小冊子或論文必須經主管机关或至少經主管者一人批准，否則不得印行。关于保护版权以及关于貧民的規定②我不想多談，只希望不要以这些作借口来侵害不曾触犯任何条款細节的人。但关于書籍出版許可的那一条，我滿以为在主教們垮台③以后就会随同四旬节④和婚礼⑤許可等条例一起廢除的，現在事实并不如此。因此我要痛切陈詞，首先向諸位說明，这法令的訂立者是諸位不屑于承認的。其次要說明不論哪类書籍，我

① 作者認为人类智慧与气候有关，严寒地帶不适于智力活动。此說受到某些人嘲笑。——譯注。

② 英国出版商公会有保护版权及捐款济貧办法。出版管制法对此有所規定。——譯注。

③ 1641 年長期議会第一次改革时，得势的清教徒曾提出法案，主張取消主教制，不久貴族院中即取消僧侣阶級。——譯注。

④ 西俗复活节前 40 天必需守齋，謂之四旬节。英国以往唯有議会法案訂为“魚日”的日子才能吃肉类，謂之四旬节許可。——譯注。

⑤ 英国議会曾有法案規定婚姻是一种聖礼，必須由教会批准。但作者根据其“严格的聖經”观点，認为結婚与离婚是一种世俗契約問題，不应由教会干涉。——譯注。

們对閱讀問題一般应持有的看法。同时也要說明，这法令虽然主要想禁止誹謗性的和煽动性的書籍，但达不到目的。最后，我要說明这一法令非但使我們的才能在已知的事物中無法發揮，因而日趋魯鈍；同时宗教与世俗界的学术中本来可以进一步求得的發現，也会因此而受到妨碍。这样一来，它的主要作用便只是破坏学术，窒息眞理了。

我不否認，教会与国家最关切的事項就是注意書籍与人的具体表現，然后对于作惡者加以拘留、监禁并严予制裁。因为書籍并不是絕对死的东西。它包藏着一种生命的潛力，和作者一样活躍。不仅如此，它还象一个宝瓶，把創作者活生生的智慧中最純淨的菁华保存起来。我知道它們是非常活躍的，而且繁殖力也是極强的，就象神話中的龙齿①一样。当它們被撒在各处以后，就可能長出武士来。但是，从另一方面来說，如果不特别小心的話，誤杀好人和誤禁好書就会同样容易。杀人只是杀死了一个理性的动物，破坏了一个上帝的象；而禁止好書則是扼杀了理性本身，破坏了瞳仁中的上帝聖象②。許多人的生命可能只是土地的一个負担；但一本好書則等于把杰出人物的宝貴心血熏制珍藏了起来，目的是为着未来的生命。不錯，任何时代都不能使死者复生，但是这种損失并不太大。而各个时代的革命也往往不能使已失去的眞理恢复，这却使整个的世界都將受到影响。因此我們就必須万分小心，看看自己对于公正人物富于生命力的事物是不是进行了什么迫害；看看自己是怎样把人們保存在書籍中的生命糟蹋了。我們看到，有时象这样就会犯下杀人罪，甚至杀死的还是一个殉道

① 希腊神話中說，底比斯城邦的始祖卡德瑪斯建邦时曾杀死一龙，并將其齿种入地下。随即从那里長出許多武士，互相殘杀，最后剩下5人，成为底比斯的祖先。——譯注。

② 据聖經記載，人是仿照上帝的形象制成的，所以作者說人体是外在的和物質的上帝形象，理智則是瞳仁中內在和非物質的上帝形象。——譯注。

士;如果牽涉到整个出版界的話,就会形成一場大屠杀。在这种屠杀中,杀死的还不止是塵凡的生命,而是伤及了精英或第五种要素①——理智本身的生气。这是杀害了一个永生不死的聖者,而不是一个塵凡的生命。当我在反对許可制的时候,不願讓人家說我又在偷运武断專横的許可制。我將不厭其煩地从历史上引証古代著名的国家关于制止出版界紊乱情况的办法,然后追溯到这种許可制怎样从宗教法庭中产生出来,再說明它怎样被我們的主教們抓住,同时它本身又怎样抓住了許多長老会的長老。

雅典的書籍和哲人比希腊任何其他部分都要多。我發現雅典的長官只注意兩种文字,一种是瀆神和無神論的文字,另一种是誹謗中伤的文字。因此,普罗塔哥拉由于在一篇講演中开头就坦白說他不知道"有沒有神存在",于是他的書便被阿留坡閣②下令焚燒了,人也被驅逐出境了。至于禁止誹謗方面,也有律令规定不能象"旧喜剧集"③一样指名誹謗任何人。从这一点来看,我們就可以猜想到他們是如何限制誹謗的。后来西塞罗写道,事实証明这种办法很快就禁絕了其他無神論者挺而走險的思想和公开的誹謗。至于其他的派别与看法,虽然也傾向于誨淫誨盗或否定天命,但他們都不予注意。因此,我們从沒有看到伊壁鳩魯的学說、昔勒尼学派的放縱無度、昔尼克学派厚顏無耻的說法受到法律的干涉。同时,他們虽禁止旧喜剧派作家的作品上演,但史料上却沒有說禁止他們写剧。大家也都知道,柏拉圖还介紹他那位君王学者代奥尼苏④

① 西俗謂構成世界的四种元素是水、土、气、火。第五元素則是非物質的精英或以太。——譯注。

② 見本書第1頁注①。——譯注。

③ 其中有阿里斯托芬等人的剧作。欧里庇得斯和苏格拉底在此書中曾受到阿里斯托芬無情的嘲笑。——譯注。

④ 叙拉古暴君父子,二人均曾师事柏拉圖。此处指其子。讀阿里斯托芬喜剧事作者可能是根据撒母尔·柏蒂的說法。——譯注。

去讀这些喜剧家中最放蕩的一个——阿里斯托芬的作品。据說神聖的金口若望每夜都研讀这个作家的作品，并且具有一种技巧，能把其中骯髒的激憤話清洗成一种动人心弦的說教，这也是可以理解的事。希腊另一个領袖城邦——拉栖第夢的立法者萊喀古斯非常崇尚高貴的学术，所以便首先在爱奥尼亞搜集了荷馬的散篇作品，并从克里特把詩人泰利斯請了来，用他优美的詩歌来馴化斯巴达的乖戾習气，并請他为他們制定礼法。斯巴达人竟然依旧那样缺少詩書礼乐之風，那样沒有書卷气，眞是令人大惑莫解。他們不管其他的事情，一心只崇尚征战，他們根本不需要書籍許可制，因为他們除开自己那种簡短的警句以外，根本不喜欢任何其他东西。他們找了一个很小的借口就把阿奇洛科斯[1]赶出了城邦，原因可能就是他的写作風格离开他們那些軍歌和小調太远了。假如說这是因为他那直言不諱的詩[2]，那么事实上他們并沒有因此提高警惕，他們在男女混杂的談話中仍然放蕩不羈。欧里庇德斯在他的“安德罗慕奇”[3]一剧中說，他們的妇女全都不貞潔。这些都可以提供綫索，說明希腊所禁止的是哪一类的書。罗馬人的情形也是一样；在許多年代中他們都習慣于軍营的粗野生活，風尙大致和拉栖第夢人相同。他們所知道的学术只是十二銅表法、大祭司团[4]、占卜师、弗拉門[5]所敎給他們的宗敎和法律事宜，其他的事情一点也不知道。当卡尼底斯、克利托累阿斯、斯多葛派的代奥古尼出使罗馬[6]时，趁机使这个城嚐試了他們的哲学，当时竟連监察官加圖

① 派罗斯島詩人，据云長短句就是他創造的。——譯注。

② 据云阿奇洛科斯曾写詩諷刺李堪布的女兒（有一个女兒曾許与阿奇洛科，后又拒絕），使她們上吊自杀。——譯注。

③ 希腊神話中女英雄名，赫克托之妻，欧里庇德斯在此剧中發表其厭弃女人的观点。——譯注。

④ 原系梯伯河上筑桥的监督者，后管理国家宗敎事宜。——譯注。

⑤ 專祠一神的祭司，每天貢献牺牲，但無祭司团。——譯注。

⑥ 卡尼底斯是斯多葛派的反对者，雅典第三学园的創立者。克利斯托累阿斯是亞里士多德門下逍遙学派的領袖人物。前者率領后者及代奥吉尼于 155 B. C. 赴罗馬請求寬免雅典的罰金，并曾于該城以詭辯方式發表演說。——譯注。

这样的人都怀疑他們是煽动者，于是便在元老院中提議把他們立即赶走，并把一切阿提喀① 的空談者驅逐出意大利去。但西庇阿和其他高貴的元老制止了他和他那种旧薩宾② 的严酷作風，反倒对这些人大为优礼。这位监察官本人到老年时也終于学習起他以往口誅笔伐的东西来。同时，最早的两个拉丁文喜剧家涅維优斯和普劳圖斯也使这个城市充滿了从麦南德和菲勒門③ 那里借来的場面。于是他們也开始考虑如何对付誹謗性的書籍与作家的問題了。不久之后，涅維优斯就因为笔鋒过激而被捕入獄，直到他声明收回自己的作品才由护民官予以釋放。我們在書上也看到奥古斯都焚燒毀謗性的書籍，懲治誹謗者。如果有人写出东西褻瀆了他們所崇拜的神，無疑也要遭到严酷的懲罰。但除开这两点以外，書中到底說些什么，長官从不过問。因此盧克萊茨④ 便能不受責难地把他的伊壁鳩魯学說用詩的体裁写給执政官曼米阿斯。后来又光荣地被罗馬的国父西塞罗重新編撰出来，虽然西塞罗在自己的著作中曾反对伊壁鳩魯的看法。同时，刘西里阿斯、卡特盧斯和弗拉科斯（賀拉斯）等人⑤ 虽然曾說过尖刻而露骨的諷刺言詞，但也沒有任何命令禁止他們。在国事方面，提圖斯·李維虽然在他的史書中極力称頌龐培，但敌党的屋大維·愷撒⑥（屋大維）并沒有限制他的書。納庄（奥維得）⑦ 老年时曾因早年所作的某些淫蕩詩句

① 雅典城所在的一州，意即雅典式的。——譯注。

② 古罗馬部族初起时所住的山，加圖的田庄也在这里。——譯注。

③ 希腊喜剧家，麦南德还是新雅典派喜剧的代表人物，他的題材从旧派的政治事物轉向日常生活。——譯注。

④ 罗馬唯物主义哲学家，曾反对宗教和唯心主义，繼承德謨克利特和伊壁鳩魯的原子論哲学。——譯注。

⑤ 刘西里阿斯是諷刺作家的領袖，卡特盧斯是抒情詩人，弗拉科斯即名詩人賀拉斯，以上均罗馬时代人。——譯注。

⑥ 李維在其"罗馬史"中描写內战时，对龐培表同情，屋大維（即屋大維·愷撒）登位后只笑称之龐培派，而未加迫害。——譯注。

⑦ 罗馬名詩人，被屋大維放逐到里海边，原因据說是与宮闈秘密有关。——譯注。

而被屋大維驅逐出境，但这不过是某些秘密原因的幌子，那本書既沒随着被查禁也沒被沒收。从那时以后，罗馬帝国除了暴政以外就很少有其他的东西了。如果我們看到坏書被禁的少而好書被禁的多，那是一点也不稀奇的。关于古人認为哪些作品应受限制的問題，我想以上已經說得十分詳細了，其余的便是任何人都能随便議論的事。

往后皇帝都变成了基督徒。我認为他們关于这一方面的限制并不比以前严。所有被認为是大异端邪說的書都經过檢查、駁斥、并在大公会議①上加以譴責，但直到这时，并沒有被帝国当局禁止或焚燒。至于外教作家，除非他們象波非利阿斯和普罗克盧斯那样公开謾罵基督教，否則就沒有禁令禁止他們。直到公元400年左右，在迦太基宗教会議上，才規定禁止主教閱讀外教人的書，但异端邪說还是可以讀的。早在他們以前，其他人則是忌諱异端邪說的，但不那样忌諱外教人的書。早期宗教会議和主教們只是常宣称某些書不值得推荐或流傳，讀与不讀却由各人的良心决定，一直到公元800年以后才改变。这一情形早就由特里騰(特令托)宗教会議的偉大揭發者保罗(薩比)神甫所指明②。从公元800年以后，罗馬教皇就尽情壟断政治权利，想象从前控制人們的判断一样，把自己的統治之手伸出来遮住人們的眼睛。凡屬不合他們口味的东西他們都禁止閱讀，并且付之一炬。但他們的檢查还是較寬的，象这样处理的書并不多。直到馬丁五世才下詔書，非但禁止讀异端邪說的書，而且首开先例把讀这类書的人开除教籍。教廷所以發布較严的禁令，主要由于那时威克里夫和胡斯的書已經震动一时。教皇利奥十世和他的后繼者一直遵循着这条路，直到特里

① 全世界主教参加的宗教会議。——譯注。

② 保罗俗名薩比，曾为1545—1563年間陆續在意大利特令托召开的宗教会議写出一部历史，史中說明会上曾討論禁書問題。——譯注。

騰(特令托)宗教会議与西班牙宗教法庭同时举行时，才产生了或补齐了禁書書目和删节索引，把許多古代优秀作家的五臟六腑都翻一个过。对他們說来，这种侵害比任何人在他們坟上所能做出的侵害都要严重。而且他們还决不限于异端邪說，任何不合他們口味的东西他們都不是下禁令，便是直接列入新的情况目录。为了使他們的侵害手段更加严密，他們最后还創制一項办法，規定所有的書籍、小册子或論文，不經兩三个如狼似虎的修士批准或許可，就不許印行。好象聖·彼得把天堂里管印刷的鑰匙①也交給了他們似的。我們不妨举些例子来看：

> 兹命法官齐尼审查本書中有無不可出版之处。弗罗棱薩区
>
> 副主教文生·拉巴塔。
>
> 此書已經审閱，其中并無妨害天主教信仰及礼教之处，特此証明……
>
> 弗罗棱薩区法官尼河罗·齐尼。
>
> 根据上述証明，达文札蒂此書可准予付印。
>
> 文生·拉巴塔等。
>
> 准予付印，7 月 15 日。
>
> 弗罗棱薩市宗教法庭法官修士西蒙·芒貝达美利亞。

誠然，他們有一种想法；如果陷在無底深淵中的人沒有及早越獄逃跑，那么这四道符咒就能把他关在下面，永世不得翻身。我只怕他們下一步就会把克劳狄烏斯要实行而沒有实行的出版許可令抓到手里了。現在請看看另一种形式——罗馬的戳記：

> 如主教府理家批准，即可准予出版。
>
> 副攝政，貝尔卡斯特罗。

① 傳說耶苏曾以比喻的方式叫彼得掌管天堂鑰匙，意思是讓他决定誰該进天堂。——譯注。

准予出版。

主教府理家，修士尼河罗·罗道菲。

有时在一篇标題頁上就可以發現五条出版許可令，一唱一和地写在上面，就好象几个秃头僧侶在点头互相恭維一样，而作者則只能莫名其妙地站在旁边，不管他那申請書下批的是付印还是退回都是如此。正是这些应答聖歌和可爱的对口曲，在不久之前用它們悅耳的回音把我們的主教及其下屬迷住了；于是他們便如法泡制地制定了那种气派十足的出版許可令，把我們弄得暈头轉向。其中一种是从倫伯斯主教府[1]里出来的，另一种是从聖·保罗教堂西边[2]出来的。这一切都是死抄罗馬，連命令文都是用拉丁字写的。就好象写这命令的那支淵博而講究文法的笔，落墨就只能是拉丁字一样。他們也許認为任何别的語言都庸俗得不配用来表达这样純眞高貴的出版許可令。但說英語的民族在自由方面的成就是独步古今的。我倒希望他們是因为在英文中找不到那样奴顏婢膝的字来写出这条独断專横的許可令才用的拉丁文。以上我把这書籍出版許可令的制訂者和来源向諸位作了清楚的陈述，并条理井然地指出了它的来龙去脉，这种命令在任何古代的国家、政府或教会中都从未听到过。我們自己远近的祖先們遺給我們的法令中也沒有这种規定，任何經过宗教改革的城市或外国教会的現代習俗中也沒有这样的命令。这是从最反基督的宗教会議和最專横的宗教法庭上發出的。以往書籍和生灵一样，可以自由进入这个世界。心灵的生育受到扼杀并不比身孕的生育受到的多。并沒有一个嫉妒的約諾架着腿[3]在詛咒任何人的心灵子嗣的出生。假如

---

① 即坎特伯雷主教府。——譯注。

② 指書商公会。也有人說是指倫敦主教府。——譯注。

③ 据希腊神話記載，宙斯之妻約諾在赫尔克斯出生时架着腿坐在門檻上詛咒，以后架腿就成了不祥的象征。——譯注。

生出来的是一个魔鬼的話，誰又能說不应当把它付之一炬或沉入大海呢？但一本書在出生到世界上来以前，就要比一个有罪的灵魂更可怜地站在法官面前受审，它在乘渡船回到光天化日之下来以前就要在陰森黑暗的环境中受到拉达馬都斯那一伙人①审判；这种事是从未听說过的。直到那个牛鬼蛇神似的罪惡机構（罗馬敎廷）由于宗敎改革而感到心慌意乱，才找出一个新的灵簿獄②和地獄，以便把我們的書籍也归入应遭天罰之列。我国想过宗敎法庭癮的主敎們，和他們的一批嘍囉如获至宝般地、煞有介事地抓住了这小点稀世之珍，并令人唖罵地加以模仿。書籍許可法令的肇始者無疑就是这批人。諸位是决不会喜欢他們的。当有人瀆求諸位通过这一法令时，諸位的原意和他們那种罪惡的企圖也是相去不可以道里計的。凡是知道諸位行为如何正直并如何尊重眞理的人便可以立即証明这一点。

也許有人会說：制定者虽坏，法令本身如果是好的又有什么不可以呢？也許是这样。但如果不把它說成是这样的一个奥妙的發明，而用人人都能明白的方式說出来；同时，事实上古往今来一切法度清明的共和国都不采用它，唯有那些極端虛伪的煽动者和压迫者，才急于向它乞灵，其目的又只是破坏和阻撓宗敎改革的来临——在这种情形下我就会同意某些人的說法，認为这是一种十分棘手的丹藥，連刘利阿斯③也不知道怎样从这里面提煉出好东西来。說到这里，我只要求諸位在我沒有一一分析它的性質之前，应当把它当成一种危险和可疑的果实看待。肯定地說，从結出这种果实的树来看，它是理应如此的。但目前我还是要按照前面所

① 指地獄三法官。——譯注。

② 天堂与地獄边緣的地方，未受洗嬰兒及外敎賢哲的所在处，作者借喻禁書目及删节索引。——譯注。

③ 馬朱卡（即今地中海中的馬罗卡島）地方名煉丹家。——譯注。

提出的順序，先說以下的問題：不論書籍如何，我們对于閱讀問題应采取什么看法？閱讀的利弊如何？

摩西、但以理和保罗对埃及、迦勒底和希腊的学术都非常精通。不博覽它們的書是不可能办到这一点的。保罗尤其認为在聖經中插入希腊三个詩人的句子也不能算是瀆神，这三人中有一个还是悲剧家①。如果我們不坚持引用他們的事例的話，那么应該知道这一問題在原始基督教的聖师之中有时还是引起爭論的。但主張閱讀既合理而又有益的人究竟占压倒优势。当基督信仰最陰險的敌人——叛教者茹里安②下令禁止基督徒研究外教学术时，这一点就非常清楚了。他說："他們將用我們自己的武器伤害我們，用我們的科学与艺术征服我們。"果然，基督徒由于这个陰險的法令而發生了很大的变化，几几乎陷入無知狀态。所以阿波林納利阿斯父子③把聖經改变成講演、詩歌、对話等形式，并拟定一部基督教文法，他就象人們說的那样从聖經中制定了七大学科④。但历史家苏格拉底⑤說：神意的安排比阿波林納利阿斯父子的辛勤劳动要高明得多，因为他把那条破坏学术的法律連同制定者本人的性命一起消灭了⑥。由此看来，他們認为禁止学習希腊学术是一个很大的損失，并認为这种迫害比代克优斯和代奥克利兴的公开

---

① 指提多書中所引用的革哩底(克里特)的爱皮蒙尼底，使徒行傳中引用的阿拉土；和哥林多前書中所引用的欧里庇得斯或麦南得。——譯注。

② 君士坦丁大帝之侄，从小就是基督徒。公元 361 年就帝位时正式宣布放弃基督信仰，被称为叛教者。后与波斯人作战时陣亡。——譯注。

③ 亞历山大里亞人，兒子是該城主教。茹里安發布法令后，即以荷馬詩体写"教会史"24 卷，并仿照品达、欧里庇得斯、麦南德等人体裁写基督教的詩，以示反抗。——譯注。

④ 按古制七大学科包含算术、音乐、几何、天文等四大科及文法、邏輯和修辞等三小科。——譯注。

⑤ 公元与世紀时曾写"公元 306—439 年的基督教教会史"，并非希腊时代的苏格拉底。——譯注。

⑥ 公元 363 年，茹里安死于战場，約維安繼位后將其法令取消。——譯注。

殘酷手段为害更大，更能暗中削弱教会。聖·热罗尼姆在四旬节的一个夢里由于念西塞罗的作品而受到魔鬼的鞭打，这事大概也是由于上一政治趋势而产生的。要不然便是他那时害了热病，因而昏昏沉沉地看見了幻影[①]。假如鞭打他的是天使，那就除非是責罰他研究西塞罗学說过多，責罰他閱讀的方式不对而不是譴責他讀着沒有用处。否則他念严肃的西塞罗作品就受罰，而讀放蕩的普劳圖斯的作品（据他自己坦白，不久前讀过）倒不受罰；同时受罰的只是他一个人，而其他許多古代的教父晚年都拿这些綺丽輕松的作品消遣却并不受这种魔影的鞭笞，那就未免显然不公平了。比方說，巴西尔[②]就曾教导别人說荷馬的游戏詩"馬吉梯斯"（現已失傳）如何可以善用。那么意大利的浪漫詩"摩甘提"为什么就不能同样加以利用呢？縱使我們同意可能在异象中受审，但欧西比阿斯所記載的异象比热罗尼姆給修女欧斯托兴写信时所說的这个故事早得多，而且他还沒害热病。公元240年，教会中有一个代奥尼苏·亞历山大尼权斯，以虔誠和博学著称；这人就是以精通异端的書籍来反对异端的。后来有一个神甫严厉地指摘他何以竟敢胡乱讀这类惡濁的書籍。这位高尙的人不願冒犯他，于是便發生了內心的矛盾。他在一封信上說，后来上帝忽然賜与他一个异象，說了这样几句使他安心的話："你不論拿到什么書都可以念，因为你有充分的能力作正确的判断和探討每一件事物。"他对这个啓示很願接受。因为这更符合"帖撒罗尼迦書"上所說的："凡事察驗，善美的要持守。"[③]他还可能提出帖撒罗尼迦另一句深入人心的話："在潔净的人，凡物都潔净。"[④]不但酒和肉是这样，而且連一切好

① 热罗尼姆手札說他本人在四旬节得热病断食时，夢見自己在上帝审判台前被否定是基督徒，并說他喜爱西塞罗哲学，因而命天使鞭打他。弥尔頓提出理由說是魔鬼鞭打他。——譯注。

② 卡帕多西亞主教。——譯注。

③ 見"帖撒罗尼迦書"第五章，第21节。——譯注。

④ 見"提多書"第1章，第15节。——譯注。

的和坏的知識都是这样。只要心灵純潔，知識是不可能使人腐化的，書籍当然也不可能使人腐化。書籍就象酒和肉一样，有些是好的，有些是坏的。但上帝在那个不容置疑的异象中始終說："彼得，起来，宰了吃。"[①]至于选擇問題就随各人判断了。对坏的胃口来說，好肉也和坏肉一样有损害。最好的書在一个愚頑的人心中也并非不能用来作恶。固然，坏肉縱使用最合衞生的烹調法也不能产生什么好的营养，但坏的書籍在这一点上却有所不同；它对一个謹愼而明智的人来說，在很多方面都可以帮助他善于發現、駁斥、預防和解釋。謝尔頓在我国的学者中是領袖人物，現在正和諸位一起任职于議会之中，我所能援引的証明又有什么能比他的話更好呢？他那部論自然法与国家法的書中，不但旁征博引地搜集了許多大作家的意見，而且还用許多出色的理由与公理用数学的方式証明道：一切看法，包括一切錯誤在內，不論是听到的、念到的还是校勘中發現的，对于迅速取得最眞純的知識說来，都有極大帮助。因此，我認为上帝从前普遍扩充人类肉体的食物时，始終沒有用节制的原則，因此，正和以前一样，关于我們心灵的食粮和消化問題，他也任人选擇。这样，每一个成熟的人便都要在这一方面使用他最高的智能。节制是多么偉大的美德，在人的一生中又是多么重要啊！但上帝把这样大的事情完全交給了成年人，讓他們憑自己的品性作决定，此外并沒有提出任何法律或規定。因此，当他在天上亲自为犹太人定律法的时候，每人每天所得的食物是一俄梅珥[②]。这一分量縱使是胃口最好的人吃三天也吃不完。这些"都是入口的而不是出口的，不可能污穢人"[③]。于是上帝便不会把人們永远限制在一切規定好了的幼稚狀态之下，而使他自己具有理

① 見"使徒行傳"第十章，第 13 节。——譯注。

② 一个俄梅珥 (omer) 等于 $5\frac{1}{10}$品脫，每一品脫等于我国 0.56 升。——譯注。

③ 見"馬太福音"第 15 章。——譯注。

智来选擇。如果对于一向用說服来管理的事物轉瞬間增加許多法律和强制規定，那么說教就沒有工作可做了。所罗門告訴我們說閱讀会使身体疲乏，但不管是他还是其他英明的聖經作者都沒有說閱讀是不合法的。如果上帝認为限制閱讀是有益的，那么他告訴我們閱讀那类書籍不合法比告訴我們閱讀会使身体疲乏要簡單得多。至于受聖·保罗劝导而改奉基督的人焚燒以弗所那些書的問題[①]，答复是那次燒的都是关于幻术的書。这是叙利亞人燒的，是一种平民自發的行为，我們可以自發地加以模仿。那些人在悔恨之中把自己所有的書燒掉了。当地的長官并沒有受权办这种事。叙利亞人实行了那些書中的邪术，其他的人如果只是閱讀的話，便可能从其中获得益处。我們知道，在这个世界中，善与惡几乎是無法分开的。关于善的知識和关于惡的知識之間有着千絲万縷的联系和千万种难以識别的相似之处，甚至連賽克[②]劳碌終生也揀不清的种子都沒有这样混乱。在亞当嚐的那个苹果的皮上，善与惡的知識就象連在一起的一对孿生子一样跳进世界里来了[③]。也許正是由于这一劫数，亞当才知道有善惡，也就是說从惡里知道有善。因此，就人类目前的情况說来，沒有对于惡的知識，我們又有什么智慧可作选擇，有什么节制的規矩可以規范自己呢？誰要是能理解并估計到惡的一切習性和表面的快乐，同时又能自制并加以分别而选擇眞正善的事物，他便是一个眞正富于战斗精神的基督徒。如果一种善是隐秘而不能見人的；沒有活动，也沒有

---

① 据聖經"使徒行傳"第 19 章記載，保罗到以弗所时有犹太族赶鬼的人擅自以耶苏的名向惡鬼附身的人說話，后有二人被此人所伤，于是众人惧耶苏而焚燒邪書。—— 譯注。

② 据希腊神話記載，爱神維納斯之子丘辟特爱上了人类之魂賽克。維納斯大怒，將一大堆小麦、小米、豌豆等等的种子混在一起，叫他当夜就分出来，后来螞蟻同情賽克，帮他分清了。—— 譯注。

③ 見聖經創世紀。—— 譯注。

气息，从不敢大胆地站出来和对手見面，而只是在一場賽跑中偷偷地溜掉；这种善我是不敢恭維的。在这种賽跑中，不流汗、不吃灰决得不到不朽的花冠。的确，我們帶到世界上来的不是純潔，而是污穢。使我們純化的是考驗，而考驗則是通过对立物达到的。因此，善在惡的面前如果只是一个出世未久的幼童，只是因为不知道惡誘惑墮落者所允諾的最大好处而拋弃了惡，那便是一种無知的善，而不是一种眞純的善。它的潔白無瑕只是外加的一層白色而已。严肃的詩經斯宾塞尔（我个人認为作为說教者，他比邓司·斯科塔司和托馬斯·阿奎那斯都强）通过奎恩来描写眞正的节制时，奎恩是帶着棕欖叶的十字架經过馬蒙洞和人間幸福之亭出現的[①]。这样他就能看見，也能知道，但能自制。因此，在我們这个世界中，关于惡的認識与观察对人类美德的構成是十分必要的，对于辨別錯誤肯定眞理也是十分必要的。既然如此，我們如果想探索罪惡与虛伪的領域，又有什么办法能比讀各种論文、听各种理論更安全呢？这就是兼容并包的讀書法的好处。

这种閱讀法的害处，一般認为有三种。現在不妨分別加以討論：

第一，兼容并包的讀法可能使毒素流傳。但照这样說来人类关于一切世俗学术和宗教問題的爭論便应当完全取消，甚至連聖經本身也不应存在。因为这里面常說到非常粗野的瀆神事件以及惡人們非常不雅的肉欲。有时还說到最神聖的人如何用伊壁鳩魯的話急躁地埋怨天意[②]。在其他大的爭論中，对一般讀者的解答都是模棱兩可而十分晦澀的。大家不妨去問問犹太法学者，犹太法典中到底有什么东西那样有損他們的边注的体面，以致使摩西和

① 見愛德蒙·斯宾塞尔："仙后"第2卷，第5篇及第12篇。——譯注。

② 指約伯書、傳道書及一部分詩篇。——譯注。

其他先知都不能讓他們把本文中的話說出来呢[1]？正是由于以上的原因，天主教徒才把聖經本身列为第一类禁書[2]。在聖經之下，接着应当禁絕的便是最古的教父著作。例如亞历山大里亞的克列門[3]和欧西比烏斯写的"接受福音啓示录的准备"，[4]都把外教人在接受福音之前的淫蕩事情一一数給我們听。誰又不知道伊鲁略、爱匹芳尼烏斯、热罗尼姆等人所發現的异端邪說比他們能駁倒的要多，而且往往是异端的意見比他們更加正确呢？至于說外教中所有影响最大的作家（也可以認为是学术攸关的人）写書时用的語言都是我們看不懂的，这样說也沒有好处。因为我們很清楚，有些最坏的人是知道这种語言的。他們非常能干，而且非常殷勤地把他們所吸收的毒素首先灌輸給宫廷中的朝臣，告訴他們最高等的享乐，并把非难罪恶的說法告訴他們。尼祿称为宴乐总监的彼得朗尼阿斯[5]可能就是这样做的。阿列佐地方有一个臭名远揚的惡棍[6]，意大利朝臣們又怕他又喜爱他，这人的行徑可能也是如此。亨利八世也曾开玩笑地說某人"是地獄的代理人"[7]，为了后代的緣故我不提出他的名字来。有了这种捷徑之后，外国書籍的一切毒素便可以循着一个十分捷便的道路傳播到人民中間来。通往印度的路程虽然可以取道契丹北面从东方去[8]，也可以取道加拿大

---

① 犹太法学者有一条通則，就是本文中过分淫蕩的話在注釋中必須加以修飾才能写出来。——譯注。

② 天主教禁止教徒們閱讀沒有注解的聖經本文。——譯注。

③ 公元二世紀人，曾写致希腊人書，揭露其旧宗教中的异端猥褻事情。——譯注。

④ 描写基督教未产生前的外教世界。——譯注。

⑤ 尼祿皇帝的寵臣，后因遭忌被杀。其著作"諷諭詩"中充滿粗鄙的幽默。——譯注。

⑥ 系巴齐之子阿勒廷諾。小时由于为文諷刺教会当局被逐，后因机灵而获得教皇及其他要人的欢心，詩文中充滿粗鄙的幽默。——譯注。

⑦ 可能是指吳尔西或狄斯，兩人均曾亲近亨利八世。"地獄的代理人"一語影射教皇，因教皇被称为"上帝的代理人"。——譯注。

⑧ 此处指想象中的旅程。傳說謂契丹是韃靼的一部分，是可汗統治的境域。——譯注。

西方去，但和上述毒素所循的捷徑比起來还是差远了。然而我国西班牙法庭式的書籍許可制度却紧紧地箝制住了出版物。从另一方面說来，宗教問題論战的書籍显然对于有学識的人比对于無知無識的人的危險更大，更值得疑慮。因而这类書籍决不能讓檢查者去碰它。我們很难举出例子說明任何一个無知識的人被英文的天主教書籍引誘坏了，除非是天主教的傳教士推荐給他并为他作了解釋。是的，这类論文不論眞假如何，都象以賽亞書对那位太监一样[①]，沒有人指导是沒法理解的。但我們的祭司和博士們有多少由于研究耶穌会士和瑣尔朋学院[②]的注釋而受了腐化，同时他們把这种腐化的影响散布到人民中来有多么快，我們慘痛的教訓是記忆犹新的。我們不能忘記，明敏的阿明尼阿斯[③]只是因为要駁斥德佛特一篇無名的論文而細讀了一番，后来就走上了錯誤的道路。縱然如此，如果要压制这类書籍以及大量流行而極易腐化生活与歪曲教义的書籍，就不能削弱学术和論辯能力。虽然这兩种書籍極容易被有学識的人接受，而异端邪說和腐化墮落的东西也極容易从他們这里傳布到民間去。但邪惡的風俗却完全能够不通过書籍而找到上千条其他的途徑傳播，这些途徑是沒法堵塞的。邪惡的說法只要有人指点，完全不憑書籍就可以流傳。教士要作这类指点大可以不写書，因而也無法禁止了。根据以上各点，我不难指出这为害多端的書籍出版許可制应作为無用而又不可能实現的事情立即予以撤除。縱使是操乐观看法的人也不能不把这制度比作一位高明的先生用关园門来攔住烏鴉的办法。此外还有一个不方便的地方。如果有学問的人將首先从書籍中接受并散布邪惡

① 見聖經"使徒行傳"第 18 章。——譯注。

② 巴黎最大神学院，从首建者得名。——譯注。

③ 荷蘭神学家，曾受命駁斥一篇反喀尔文教派的論文，后来反而極力反对喀尔文派的命定論，被弥尔頓認为离經叛道。德佛特是荷蘭城名，以陶器著名。——譯注。

与錯誤的說法，那么掌管許可制的人如果不是我們認为、或他們自以为比国內任何人都更可靠，更不易受腐蝕，人家又如何能信任他們呢？如果說，一个聪明人就象一个优秀的冶金者一样，能从一堆矿渣似的書中提煉出金子来，而一个笨人則拿着一本最好的書和不拿書同样是一个笨蛋，也就是說縱使限制笨人讀書也無补于他們的愚笨；那我們就沒有理由因为要限制笨人而剝夺聪明人在增加智慧方面的任何便利条件。如果要經常十分严格地限制，才能使一个人远离不适合閱讀的东西，那末我們就不但要根据亞里士多德的說法，而且要根据所罗門和我們的救主的說法①不賜給他良好的箴言，因此也就不讓他念到好書。肯定地說，最沒有价值的小冊子对聪明人也比聖經对于笨人要有用一些。

第二，有人反对說，我們沒有必要就不应当讓自己受到引誘。同时，我們也不应当把时間浪費在沒有用的东西上。关于这兩个反对意見我們从上面已經說过的理由里就可以提出答复；对于所有成熟的人来說，这些書籍幷不是引誘或無用之物，而是有用的藥剂和煉制特效藥的材料，而这些藥品又都是人生不可缺少的。至于其余的人，象小孩或幼稚的人，他們沒有技术来煉制这种藥品原料，那就应当劝告他們自行节制。但是要用强力来限制他們，則是宗教法庭中一切許可制办不到的。

第三点要說明的是：这种許可法令絕达不到自身的目的。从以上所說的看来，这一点已經非常清楚了，甚至使我都不願再作解釋。所以人們說，当眞純的眞理自由發抒时，它的展示是一切方法和討論所赶不上的。

---

① 据聖經記載，耶穌曾說过："不要把你們的珍珠丟在猪前"（見馬太福音第7章），所罗門則說："要照愚昧人的愚妄話回答他"（見箴言第26章），幷說"愚頑人說美言本不相宜"（見箴言第17章）。亞理士多德說"政治学对于受情欲支配的人說来是沒有用处的"（見倫理学第1卷第3章）。

从一开始我就竭力証明古代一切法度清明、珍視書籍的国家，都不会采用这种許可制的办法。也許有人会反駁道，这是后来才發現的可靠办法。关于这一点我的答复是这样：这原是一樁極淺显而又容易想到的事情。縱令是难以發現的，他們也应当早就有人提出来了。然而他們并沒有采用这种制度，这就向我們說明了他們抱着什么看法。他們所以不采用，并不是由于不知道，而是由于不贊成这样的办法。柏拉圖是一个很高的权威，但决不是由于他那本"共和国"[1]而見重于世的。他那本"法律篇"一直沒有任何城邦接受，他在这里面为那些幻想的城主們定立了許多法令来滿足自己的幻想。連在其他問題上崇拜他的人也希望把这种东西埋葬掉，并解嘲說这是他在"学园"的晚宴中多喝了兩杯而失口說出来的。根据这些法律看来，他似乎除了严酷的条令所許可的以外就不能容忍任何其他的学术。这些学术大部分是偏重实际的傳統技艺[2]，要学会这一套东西，只要比他自己的对話集小得多的一个叢書就够了。同时他还規定，任何詩人的写作在沒有經过法官或法庭人員审查批准以前不得向任何平民朗誦。但事实很明显，柏拉圖的原意是說这种法律只能适用于他那幻想的共和国。但当初他不甘受自己的立法限制，而要去管閑事；他写下了許多对話和烏七八糟的警句，同时又不断地研讀索福龙·密摩斯和阿里斯托芬等人粗鄙不堪的書；阿里斯托芬对自己的朋友曾进行惡毒的誹謗，柏拉圖还介紹暴君代奥尼苏去念他的書，其实代奥尼苏根本不需要这种东西来消磨时間。根据这些，柏拉圖就很应当被自己的長官驅逐出境。試問他象这样做又有什么必要呢？同时他也知道他那种詩歌的許可制必須联系到而且要依靠他那幻想共和国中許多别的条令，而这些在現实的世界里是無法实現的。所以他自己以及

---

① 此書所得的結論是：艺术与詩歌必須予以禁止或严加管制。——譯注。

② 指农艺、机械方面的技艺。——譯注。

任何其他的長官与城邦都沒有采用那种办法，如果把那种办法和其他并行的法令分开，就必然等于虛設和毫無結果。因为他們如果采取其中一种严格的办法，就必須無分軒輊地也注意管制一切其他同样易于腐蝕心灵的事物，否則單独在一方面下功夫是必然徒劳無益的。这就等于把一道門封起来防止腐蝕，而又不得不把周圍其他的門大大地敞开一样。如果我們想要通过管制印刷事業来移風易俗，那我們就必須同样管制快人心意的娛乐活动。除了庄严的和陶立安式的音乐以外，我們就不能听其他的音乐或者写作、咏唱其他的歌曲。同时对于舞蹈也必須有經过許多备案的表演者；任何姿态、动作和風格，要不經他們批准認为是純潔的，就不能教給我們的青年人。这一切柏拉圖都作了安排。如果要对每一家人家的琵琶、提琴、吉他等都加以鑒定，这种工作就不是二十个許可制檢查員所能胜任的了。人們的閑談也不能任其自流，說話的內容也势必事先經过許可。試問發抒柔情蜜意的民歌小調在閨房中低声輕柔地彈奏出来，又有誰去禁止呢？还有，窗口和陽台也是必須考慮到的。有許多狡獪的書籍，外面包着一个"包藏禍心"的書皮發售，这又由誰来禁止呢？是不是也由那二十个許可制檢查員来管呢？此外，乡村也必須派查訪員去檢查一下短笛和三弦琴到底演奏了一些什么，甚至連民歌和市鎮上的每一个提琴师所奏的全部乐曲也得管管，因为提琴师就是乡下人的桃源派和蒙特·梅优[1]。其次，英国人家庭中的豪华奢侈的飲宴已經受到了国外的訾議，試問民族的墮落習气又有什么比这个更大的呢？誰又能来管制我們日常的狂欢飲宴呢？同时，民众常常到沽酒卖醉的酒家去閑蕩，那又有誰来禁止呢？其实裁縫裁剪的服式也必須有經过許可制

---

[1] 桃源派是意大利文学团体，第一部知名的桃源派詩是意大利詩人沙那札罗在1500年所作的田园詩，至1580—1年时腓力·悉尼又發表了自己的桃源派詩。蒙特·梅优是葡萄牙詩人，曾仿沙那札罗写詩。——譯注。

挑选出的头脑比較清醒的师傅来监督，以便制出不致伤風败俗的衣服。男女青年互相交談是我国固有的習慣，那时我們也必須加以管制。試問又有誰去指定应当討論什么、提出什么論題，而不致超越范圍呢？最后，淫乐場所又有誰去禁止，宵小結群又有誰去驅散呢？所有这一切都將存在，而且必然存在。至于如何使它为害最少、引誘最小，那就是当軸諸公的治术之所在了。如果我們从現实世界退到絕对無法实現的新大西島和烏托邦的政体中去，那对我們目前的情况是毫無裨益的。我們必須在这个罪惡的世界中，也就是上帝指定而無法逃避的世界中制訂清明的法律。这一点是柏拉圖的書籍許可制所不能办到的，这种許可制必然会牽連到許多其他的許可制，那样我們就会变得荒唐絕倫、疲憊不堪而又束手無策。但那些不成文的，或者至少是非强制性的，道德教育中的宗教和世俗法律都能作到这一点。柏拉圖在这兒[①]說这种法律是共和国的紐帶和每一条成文法的根基。在那些容易逃避許可制的事情中，它們將起主要作用。法紀頹廢和疏忽懈怠自然是共和国的死敌，但要分别什么地方应当用法紀限制、用刑罰督責，什么地方只有說服，那便是政术之所在了。如果对成年人每一种行为的善惡問題都加以規定、限制和强迫，那末美德就將徒具空名，善行也就無須贊揚了，严肃公正和节制也就沒有好处了。有許多人抱怨天意不应当讓亞当逆命。这真是蠢話！上帝賦給他理智就是叫他有选擇的自由，因为理智就是选擇。不然的話他就会变成一个做作的亞当，木偶戏中的亞当。我們自己对出于强制的服从和爱以及被动的才干也并不推崇。因此上帝就讓他自由，在他前面摆上一个誘人的东西，甚至还把这东西送到他眼前去。他的优点、取得报酬的权利和値得贊揚的节制便都包含在这种情形之中了。上帝要

---

① 指“共和国”第4卷。——譯注。

在我們身上产生情欲，在我們周圍設置享乐之物；如果不是这些东西經过适当的調节就能成为美德的構成成分，試問上帝又何以要这样做呢？如果有人想要借消除罪惡的事物来消灭罪，那他就是个不通人事的人。因为你虽然在一个时候能从某些人身上消除掉一部分，但你一面消除，一面就集起了一大堆东西。同时，象書籍这类普遍存在的东西，也沒法把罪惡从其中消除。縱使你做到了这一点，罪惡也还是原封未动地存在着。你虽然夺掉了一个貪婪之徒的全部財物，他却还是留下了一顆宝石——因为你無法剝夺他的貪婪。你縱使把一切貪欲的对象都消除掉，把一切青年都幽閉起来用最严格的紀律加以管理，但你却不能使原来不純潔的人变得純潔。因此，处理这一問題时就必須極端审愼而又明智。縱令我們可以用这种办法消除罪惡，但应当注意的是我們象这样消除了多少罪惡，就会破坏同样多的美德。因为德与惡本是一体，消除其中之一，便会把另一个也一起消除了。这就証明上帝的至高天意是有理由的，他一方面命令我們节制、公正和自治，但又在我們周圍大量撒下令人貪恋的东西，同时又賜給我們一个漫無限制而無法滿足的心灵。試問我們又为什么要制定出一套严格的制度，忤逆上帝和自然的意旨，取消那些考驗美德和体現眞理的东西呢？而書籍如果允許自由出版，就正是这样的东西。我們最好能認識到：法律如果限制了本性無定、并且可以無分軒輊地产生善果与惡果的东西，它本身就必然也是漂浮不定的。如果讓我来选擇的話，我就宁願要一点一滴的善行而不要大量强力限制惡行的东西。因为上帝对于一个賢德之人的成長和完整，比对限制十个惡人的問題要关心得多。其实我們的視、听、言、行，都可以說是我們写出的書，其效果和写作是一样的。如果被禁止的仅仅是書籍，那末这一条法令似乎从根本上就不能达到本身的目的。我們难道沒有看見非議

国政的刊物[①] 在不断的攻击議会和我們这个城市嗎？这还不止是一次兩次，而是每星期都有。墨迹未干的刊物就能向我們証明許可制究竟作了一些什么。然而有人又会認为这就正好証实了这条法令的作用。他們会說：这就是实行了这个法令。但肯定地說，假如这項法令对这个特殊事例的作用就是放縱無度和盲目行事，那么今后对其他的書籍又將怎样呢？上議員和下議員們：如果你們想使这条法令不形同具文，那就必須取消和禁絕一切未經許可而已經刊印散發的誹謗性書籍。只有在你們把这些書都开列出清單来，人們才能知道哪些是禁止的、哪些是不禁止的。同时还要下令，一切外国書籍，未經审閱不得流傳。这样的机关就不是少数几个檢查員終日劳碌所能应付的了，而且这种人还不能是一般的庸人。此外还有些書籍是一部分有用而且絕妙，另一部分却有毒而有害；为了使学术的共和国不受到损害[②]，就必須有更多的官員来加以删改。最后，当他們手中大量書籍不断增加的时候，諸位大概还必須把屢犯不改的印刷商开具名單，禁止他們收进任何可疑的活版。簡單地說，如果諸位要使这条法令执行得严格而沒有漏洞，那就必須完全根据特里騰宗教会議和西班牙宗教法庭的方式加以修改。然而这些我認为諸位是絕不願意作的。縱使諸位違犯天意、降格以为，这条法令对于諸位原来要求的目的还是殘缺不全和沒有效果的。如果为的是防止教派的兴起，那末誰又会这样不学無术呢？我們大家都知道，許多教派一向把書籍当作一种障碍而加以抛弃，但它們却能單憑不成文的傳統習慣历經多少世代保持自己的教义純潔，不發生混淆。基督信仰在以往的某一个时候也只

---

① 指保皇派所办的"朝政新聞"，自1642——1645年間每星期出版一次，以后还曾不定期出版一个时期。版面为四开紙一頁，有时多些。——譯注。

② 模仿罗馬时代执政官受权保衛国家利益时所說的話，"使共和国不受到損害"(Nequid respublica detrimenti capiat)。——譯注。

是一个教派，然而誰都知道在福音書和使徒書信出現以前早就傳遍了亞洲。如果这条法令为的是糾正風俗，那就請看看意大利和西班牙的例子吧。那兒的宗教法庭对書籍的限制極为严格，然而他們是不是比其他地方更好、更誠朴、更明智、更純潔一点点呢？

另外还有一条理由也可以說明这項法令达不到自己的目的；我們只要看一看許可制檢查員所应具有的品質就明白了。無可否認，作为审判者、操書籍的生杀大权的人，就能够决定書籍应不应当进入这个世界；他們的勤悬、学識和公正都必須在一般人之上。否則在审核一本書可不可以通过的时候，就將發生極大的錯誤，为害不淺。假如他的品質足以胜任这样的工作，那么叫他不断地、毫無选擇地讀那些書籍（往往还是龐然巨冊）和小冊子，便是一樁極其枯燥而又無聊的工作；在时間上也是一个極大的浪費。任何書籍不在一定的时候都是看不下去的，而他們却受命不論在什么时候都要閱讀一切的書籍。而手稿上的字迹又極难辨認。至于內容則往往用最清晰的印刷排印出来，也沒法讓人一連念下三頁去。象这样的工作加在任何珍惜时間与学术，或稍为有品評能力的人头上，我万难相信他們能忍受得了。关于这一点，我特別要請目前的許可制檢查員原諒我有这种想法。他們接受这种工作的时候，自然是为了服从議会，而議会的命令又可以使他們認为任何工作都是愉快而輕松的。不过这法令实行了一个短时期之后，就已經使他們疲憊不堪了。他們自己所作的表示以及他們对于一再去請求签發許可証的人所作的解釋，就足以証明这一点。現在担任这个工作的人已經有清楚的迹象表明希望自己能摆脫，而珍惜自己时間的人又似乎沒有人十分願意接替他們，只有那些希圖挣一个校对的薪水的人才願意去干。那末我們就很容易預測出將来的許可制檢查員究竟是什么样的人了。他們不是驕傲專横而又疏忽怠慢，便是卑鄙地貪圖金錢。这就是我要提出来說明这条法令何以

达不到預期目的的理由。

最后我要說明，这項法令由于首先对于学术和学者是一个最大的打击和汚辱，所以它便不但沒有好处，而且还有十分明显的坏处。

原先主教們只要有人稍一提及廢除兼职或是把教会收入作更平均的分配，他們就叫苦連天、怨声載道。說什么一切的学术都將因此而徹底被破坏了。关于这一意見，我决找不出什么理由可以認为有任何一点点学术將会和神职人員共存亡。同时我也只能認为这是一个品格丧尽的敎会人員所說的卑鄙下賤的話。世間有一种人是渾身銅臭的冒牌学者。而另一种人則是富于自由精神和天才的人，他們显然生来就宜于研究学問，而且是为着学术本身而爱好学术；他們不为金錢和其他的目的，而只为上帝和眞理服务；并且追求一种流芳百世的令名和永垂不朽的贊誉，这是上帝和善良的人們对于出版書籍促进人类福利的人乐予贈与的。拋开前一种人不談，如果諸位不想使后一种人完全感到灰心丧意，那就必須明了，一个学术名望不高，然而从不触犯法律的人，他們的观点和忠誠如果得不到信任，以致被人認为沒有人檢查和指导就不能發表自己的思想，不加管制就將弄出一个敎派或者散布毒素，那他作为一个明白事理的人就將認为这是一种最大的不快和汚辱。如果我們从老师的敎鞭底下逃出来又落到了出版許可制的刑棍底下，如果严肃而認眞的写作不过是課堂上一个文法練習題，不經过草率从事的檢查員胡乱檢查一下就不能發表；那末作为一个成年人又比一个学童能好多少呢？如果一个人从沒有作奸犯科之名，而他自己的行为又都不能自主，那末他就只能認为自己在自己的国家里是一个傻瓜或者外方人了。当一个人准备向外界發表作品时，他必然会运用自己的全部智慧和思虑。他辛勤地探討、思索，甚至还征求賢明友人的意見。做过这一切之后，他才認为自己对于

行將写出的东西的了解，已經不下于以往任何作家。这是他忠誠地写作，并运用成熟的智慧得出的最完满的結果；假如他在这里面所費的那样多岁月、那样多辛勤劳动，以及他的才能在以往的信誉都不能讓他达到一个成熟的境地，因而始終不能被人相信；他深夜不眠、守伴孤灯、精心勤劳地写出的作品却必須送給一个終日忙碌的檢查員匆匆地看上一眼，而这个檢查員很可能是比他小很多的晚輩，在判断上也远不如他，在写作上可能一無所知；縱使他幸而沒有被駁回或受到輕蔑，在出版时也必須象一个晚輩由自己的保护人領着一样，讓檢查員在他的标題頁后面签署，以保証他不是白痴或騙子——这种作法，对作者、对書籍、对学术的庄严与特权，都是一个莫大的汚辱。要是一个作者想象力特别丰富，他在書籍获得許可以后但还沒有印出之前，可能会想起許多值得增补的东西，这是最好和最勤謹的作家常有的事，有时在一本書中就可能發生十几次。可是这时印刷者却不敢越出已获許可的印本范圍。因此作者往往必須不辞劳苦地跑到檢查者那里去請他审閱新增的內容。同时由于审閱者必須是原来那个人，所以他就不得不跑許多趟才能找着，或者碰上他有空。这时出版过程就必須停頓下来，因而造成很大的損失。要不然作者就得放弃他最精确的思想，而把書籍以較差的水平印行出来；这对一个辛勤的作者說来是一种最大的煩惱和伤心的事情。一个人要是教書，就必須有威信，因为威信是教学的生命；他如果要写書，就必須成为一个学者，否則就不如什么也不写；但如果他所教的和所写的一切都只能由一个家長式的檢查員完全按照他們自己的判断加以修改和指导，然后才能提出来，那他又如何能有威信地教学或作为一个学者而写書呢？其实这些檢查員所謂的判断都只不过是他們自己狹隘的胃口。每一个敏銳的讀者一看見这种迂腐不堪的批示，就会退避三舍，并冲口而出地說："我最恨村学究，我不能容忍一个学究披着檢查者签署的外

衣来接近我。檢查員是誰，我并不知道，但只要在这兒看見他亲笔写的字就知道他驕横不可一世。試問誰又能保証他的判断是正确的呢？”“国家可以保証，先生，”書商答道。但他馬上就接口說：“国家的当政者可以作我的統治者，但不能作我的批評家。他們在选擇檢查員的时候可能發生錯誤，檢查員在选擇作家的时候也同样容易發生錯誤。这是尽人皆知的事。”他还可能加上弗蘭西斯·培根的一句話說：“这种被批准的書里只不过是些一时流行的話而已。”一个檢查員可能比一般人更賢明（这在今后的檢查員中是可想象而不可求的[1]），然而他的职务和工作却規定他除了一般庸人已經接受的东西以外不能放过其他东西。假如一个已故的作者的作品在生前和死后都一直極享盛名，而要經由他們許可重新付印的話，事情就更糟了。假如在他的書中由于热情高漲而写下了一句詞鋒犀利的話，誰又知道这不是神的指使呢？但只要这話不符合檢查員那种低級老朽的趣味；那末这話縱使是王国的宗教改革倡导者諾克斯亲口說的[2]，也兔不了要被他們划上一道。这位偉人的思想就会由于这种馬馬虎虎的檢查者害怕出事或粗心大意而不能流傳后世了。至于要問，这种侵害行为最近究竟發生在哪一位作家身上，或者發生在哪一本影响深远而必須忠实排印的書籍上，我現在就可以举出例子来，但我却要留到更恰当的时候再举。假如有力量挽回頹局的人对这些事情不及时地加以严重的指斥，那末这一批鉄銹式的人物就將为所欲为地把最优秀的書中最精彩的段落腐蝕掉。而且对于已故者留下的孤兒也將施展陰險的欺詐手段。这样一来，不幸的人类就將遭到更大的不幸，而他們的不幸却正是因为自己具有理智。在那种情形下我們就不必讓任何人去鑽研学术，大

---

① 参看本書第 26 頁关于未来檢査員的一段。——譯注。

② 諾克斯的“苏格蘭宗教改革史”于 1644 年由蒲加南代为出版，內容多有删节。—— 譯注。

家也就只要作到人情練达就够了。肯定地說，那就只有对高深的事物既無知而又懶惰，只有变成一个庸俗不堪的大傻瓜，才能算是愉快的人生和唯一符合要求的人生。

这事对于健在的明达之士說来是一个莫大的污辱，对于已故的賢哲流傳后世的著作也是一个莫大的損害，所以在我看来，这对整个的国家都是一种污蔑和損害。英国的發明、艺术、智慧以及庄严而又卓越的見解决不是一二十个人所能包容無遺的；更不用說，沒有他們的监督这一切就不能通过，不經过他們的漏斗濾过、沒有他們亲笔签署就不能發行；不論他們的秉賦多么好，我也不能如此輕視英国的文化。眞理和悟性絕不能象商品一样加以壟断，或憑提單、發票，掂斤播兩地进行交易。我們絕不能把祖国的一切知識当成蔑卖的商品，或者当成羊毛和黑呢子一样，标价签署發售。如果不許人們自己磨快斧头和犁刀而必須从四面八方赶到二十个許可制的鑄造厂中去磨，那就和非利士人所加上的奴役制沒有兩样了①。如果因为有人写作并發行了誹謗好人的错誤文字，并濫用和糟蹋了自己所享有的信誉，經証实后对他判决的責罰就是今后在發表任何东西之前必須經主管人員审閱，証明他所写的东西可以閱讀而沒有危險，那末許可制就只能讓人認为是一种有失体面的懲罰。如果把全国从未触犯法律的人都包括在这样一个疑神疑鬼的禁令之內，那就不难想見是个多么大的污辱。而当我們看到賴債的人和罪犯都可以不加看管地在外面行走，一本溫良恭順的書發行时，标題后面却必須在众目睽睽之下挂上一个看管者，就尤其感到污辱的严重。同时，这对一般人說来都是一种責罵，因为我們如果这样兩眼盯住他們，連一本英文的小册子也不敢讓他們看，那我們就是把他們当成糊塗、惡劣、沒有原則和沒有

① 据聖經記載以色列人被非利士人統治时，沒有一个鉄匠，一切鋤、犁、斧、鏟都要到非利士人那里去磨。——譯注。

人格的人民看待，并認为他們在信念和判断力方面都已病入膏肓，不由檢查員拿着管子喂就吃不下任何东西了。我們不能說这是对他們的爱顧，因为在極端仇恨和鄙視俗人的教皇統治区中就是用这样严厉的手段来进行統治的。我們也不能說这是一种明智的制度，因为它只管住了許可制中的某一部分，而且連这一部分也沒有管好；其实它所要防止的毒素大可以通过其他管不住的門路更快地涌进来。

最后，这对我們的神職人員也是一椿不光彩的事。对他們的工作和教民們从他們那里获得的教化，我們的估計并沒有这样坏。既然有了并且还將繼續有这样多福音之光，而教士們又不断地在宣教，結果他們所遇到的却原来是一帮沒有教化、沒有原則的烏合之众，只要出一本不管什么小册子稍微吹他們一下，他們就会拋弃自己的教义問答和基督徒的道路。教士們宣教了这样久，对教民們又有了这样大的誨益，然而人們仍旧認为不經过檢查就不能放手讓教民們看兩三篇論文；印發并散布的講道集和講演集已經是汗牛充栋了，甚至讓其他書籍都無法發售，但只要遇到一个小册子之类的小武器就必須躲到出版許可制的聖安格罗城堡①中去，否則就無法防御。教士的一切竟被人这样輕視，人們就大有理由認为这对他們是一个莫大的打击。

上議員与下議員們，也許有人会对你們說：有学識的人非議这項法令的理由都是浮夸之辞，而不是实在的說法。为了防止这一点，我可以把我在宗教法庭猖獗一时的国家中所看到和所听到的一切复述出来。我有幸和他們的博学之士来往。他們都認为在英国哲学理論是可以自由發抒的，并認为我能生長在这样一个国家里是很大的幸运。而他們自己却不住抱怨自己的学术陷入了一种

① 罗馬皇帝哈德良墓，后被教皇用为城堡和避难所，以頂上的雕象得名。此处諷刺教皇式的出版許可制。——譯注。

奴役的狀态。就是由于这种狀态才使得意大利智慧的光輝一蹶不振。近年来除了諂媚阿諛之詞以外并沒有写出过任何其他东西来。我就在这里会見了年迈力衰的名人——伽利略①，他由于在天文学上的見解和聖·方济各会以及聖·多明我会的檢查員的思想不合，就被宗教法庭囚禁起来。当时我虽然知道英国也处在主教的枷鎖下痛苦地呻吟，然而其他国家既然这样相信我国的自由，我也就把这种信心当成未来幸福的保証了。但当时那样多高貴的人②都还賦閑在野，因此这事便不是我所能想望的了。其实那时的解放事業是世界上所有的革命者都不能忘怀的，他們完全应作为其中領导者。当那个解放事業开始以后，我就一点也不害怕。我認为自己在其他国家的学者中所听到的对宗教法庭的抱怨，决不会被我們同样博学的人在議会执政期間提出来抱怨書籍出版許可制。然而事实上这种抱怨却如此普遍地产生了，当我表示自己同情他們的不滿时，如果不致見怪的話，我倒要引証一个事例来說明当时的情况：以往有一个太守很得西西里人的爱戴，后来听到西西里人一再指控維列斯③。我国有許多尊敬諸位而又受到諸位尊敬的人，他們向我們頌揚諸位的話决不会少于西西里人民的控告。然而他們却一再劝說和請求我决不要灰心失望，而要把我在公正理性的指导下为爭取廢除这一奴役学术的制度所产生的想法提供出来。因而这就不是一种奇特的幻想，而是素养学識高于一般庸人、可以促进他人接受眞理而又可以从他人身上接受眞理的人的普遍的不滿。上述的情形就能証明这一点。在他們名义下，我决不因为畏惧敌人或顧虑朋友而隐瞞众人的物議。人們認为，

① 作者与伽利略相見是1638年，伽利略年74岁。——譯注。

② 指長期議会議員如庇姆、汉普頓、謝尔頓等人。——譯注。

③ 西塞罗曾为西西里太守，甚得民心；回国后由維列斯繼任，政声轉恶。后西西里人一再向西塞罗控告維列斯。——譯注。

如果我們又象宗教法庭那样实行許可制，那末我們自己就会胆小如鼠，而且对于他人疑神疑鬼，以致还沒有明了內容，便感到草木皆兵，对每一本書都害怕。某些人在不久之前几乎被人家禁止宣教，然而現在又轉过来限制我們，除了他們自己高兴的以外决不讓我們念其他的書；因此我們就無法理解这些人的意圖究竟是什么，而只能認为他們是企圖再度对学术进行暴君式的統治。不久之后，事实就会無可爭辯地証明，主教和長老会的長老在名义上和实質上对我們說来都是一丘之貉。以往主教制的流弊是通过五六个或一二十个主教区普遍在人民中間为害，而現在这种迫害就將完全加在学术身上，这一点是瞞不过我們的。現在一个小小的、粗鄙教区的神甫会驟然一躍而成为“書籍大教区”的大主教了。这时，除开审查書籍外，其他的职务也归他兼理，所以就形成一种神秘的兼职者。这些人在不久以前还大声疾呼地反对主教壟断学士学位的授予，否認教区教民的單一裁判权，而現在却在家里以一个平民的身分兼掌了这兩种职权，管理着最优秀和最有价值的書籍以及最卓越的作家。严肃同盟[①]的信徒和新教教友們，这决不是我們所作的事情，这簡直不是推翻主教制，而是換上了另一种主教制；这只是把主教府[②]的統治来了个改头換面，这只是老一套的出錢代折苦行懺悔的狡技。因此在某一个时候仅只是对未經許可的小冊子感到惊恐，过几天就会对每一个秘密集会都感到恐惧，再过一些时候就会把每一个基督徒的集会都当成秘密集会了。我堅信，一个国家如果法度公正寬宏，一个教会的基础如果是信仰和眞正的知識，便决不会象这样胆小如鼠的。現在事实上宗教中并沒有規定写作自由应由人們模仿主教从宗教法庭那里学来的制度加以限制，如果諸位一定要我們受檢查員的轄制，那就准会使一切学术界

① 英格蘭与苏格蘭之間为了抵抗查理一世，拥护長老会而訂立的同盟。——譯注。

② 指坎特伯雷主教府。——譯注。

和宗教界的人士感到疑虑和丧气。人們説主教制被推翻之后，一切出版事業就將开禁，在議会执政期間这將被認为是人民与生俱来的权利和特权，这是光明的降临。誰又看不出这种政治活动是何等巧妙，誰又看不出主謀者是哪一个呢？現在主教們已被撤下来并被赶出教会，看起来，我們的宗教改革似乎只要留出职位讓其他人用另一种名义来填补就行了。主教那一套鬼把戏又重新發芽滋長了，眞理的瓶子就不能再流油了[①]，出版自由又必須用主教式的20人委員会加以箝制，人民的特权就会被取消，更糟糕的是学术自由又必須在老的桎梏下發出呻吟，而这一切都是在堂堂議会之下發生的。不过这些人本身和主教們論战时所提出的攻击和辯护，都会讓他們想起这种侵害人权的殘暴制度在絕大多数的情形下所产生的效果都和原来的目的相反。它非但不能抑制教派，反而会促使它們产生并使它們拥有声誉。聖·阿尔巴斯子爵[②]曾說过，“責罰一种智慧就將增加它的威信。禁止一种写作，就会讓人認为它是一种眞理的火花，正好飞在一个想要熄灭这种眞理的人的臉上。”因此这一法令就会被証明是教派的乳母。但我却可以很容易地說明它將怎样成为眞理的后母，首先是因为它使我們不能維持已經知道的东西。理由如下：

只要肯动腦筋就可以清楚地知道，我們的信仰和知識，正和我們的肢体与面容一样，愈运动愈健康。眞理在聖經中被比作一泓泉水，如果不經常流动，就会干涸成为一个傳統与形式的泥淖。一个人在信仰眞理时是可能成为异教徒的。如果他仅仅因为牧师对他作了某种解說，或是宗教裁判法庭作了某种决定，就不問原由地相信一个事物，那末縱使他相信的是眞理，这个眞理也会变成他自

---

① 据聖經列王記上第17章記載，以利亞寄居于某家时，曾以耶和华的名使主妇瓶内的油多日不缺。——譯注。

② 即弗蘭西斯·培根。——譯注。

己的异端。一个人最願意推卸給人家的責任就是宗教信仰問題。大家都知道，有許多新教徒和明証信德的人一生就象劳楞多的敎皇臣民一样①，不求甚解地接受了一些毫無价值的信仰。一个有錢的人沉湎于享乐并且孜孜牟利的时候，就会認为宗教是一个迷津，是一些不值得計較的蝇头小利，在一切的行業中唯有这一行他难于精通，不能开店做买卖。那末他怎么办呢？假如他希望有一个篤信宗教的令名，假如他在这一方面不甘落后于鄰人。那末他就会找一个代理人把这厤煩事一古腦兒交給他，把自己的一切宗教事業都付托給他处理，这人还必然是有声誉有地位的神职人員。他完全归附这位神职人員，把整个的宗教貨棧連同一切的鎖鑰都交給他管。甚至把那个神职人員本身当做了他的宗教。他認为自己能和这样一个人連系就能够充分証实他自己的虔誠。他甚至可以說宗教已經不再存在于他的心中，而变成了他个人的“动产”，随着那个神职人員的来訪和离去而靠近他和离开他。他招待这位神职人員，留宿設宴并贈与財物。那位“宗教先生”，一到晚上就来了，作作禱告，飽餐一頓，然后就醉醺醺地去睡觉。早晨起来在人家向他行礼以后就喝上几盅茅塞酒②，或者飲几杯極为香甜可口的飲料，然后吃上一頓非常味美的早餐，比耶穌在伯大尼与耶路撒冷之間找綠色無花果③时的胃口还要好得多。到八点鐘，这位“宗教先生”就出去了，把他那殷勤的主人留在店里作生意，整天沒有宗教。

还有一种人，当他們听說一切东西都应当有法令管理，一切东

---

① 中世紀著名迷信中心。——譯注。

② 希腊南部所产名酒。—— 譯注。

③ 据聖經馬太福音第21章記載，耶穌从伯大尼出来时，感到餓了。他从远处看見一棵無花果树，但找去时只有叶子沒有果，于是便發出詛咒，該树因之枯萎；耶穌以此事向使徒說明有信心則不但可使树枯萎，且可移山倒海。此处譏笑“宗教先生”只顧吃，不顧信仰。—— 譯注。

西都將受到管制和安排，一切的写作都必須事先通过包稅人的稅务所，对一切自由發抒的眞理先抽上一笔酒稅和貨物稅，然后才讓它問世；这时他們就会干脆把自己交付在諸位手中，任憑諸位对他們施舍，制定任何一种宗教都沒有意見。他們有的是消遣和娛乐，有的是开心的事情，从早到晚一晃就是一天，从年初到年尾，漫長的日子过得就象一个快乐的夢一样。至于旁人那样認眞而坚定地攬到手里代为办妥的事情，他們又何必去伤腦筋呢？这是人民过着百無聊賴的安閑生活和知識完全失去作用时所得到的后果。象这样毫無异議的服从又是多么美好和令人向往，这又將如何使我們完全馴服啊？！毫無疑問，只有严寒的一月才能冻結出这样結实的生活格局来①。

神职人員本身的后果也不会更好。我們也不是沒有听說过，一个报酬优厚、現領聖俸、稳如泰山的本堂神甫，如果沒有其他的东西刺激他鑽研，就很容易流于悠閑自在，只是在英文聖經索引和常識手冊里轉一轉，在庄严的大学課程里拾一些牙慧，再加上一本四福音書合成集、聖經联句匯編，把某些教义条目来回瀏覽一下，再加上一些用法說明、信条和格式的来由、神学家的标記和禱告文的正統講法等等；然后用上一点点編書的技巧，把这些东西象从初級教本中取材一样，拿来截头去尾拼凑一下，再靜靜地思考一兩个鐘头。縱使只象这样做一下，他也能妙不可言地安排好一个星期以上的講道文，这还沒有提到外文对照的聖經、每日禱告書、聖經摘要和其他懶人的法宝。有些講道文把每一段平易的聖經原文都作了詳細注解，然后大量印行，堆积如山；这是倫敦唯利是圖的聖·托馬斯教堂事务室以及聖·馬丁、聖·胡格等教堂中最暢銷的現貨。在这兒旣然有这样多的存貨，他就無需害怕这种傳道商

---

① 西俗把打破沉寂叫做打破冰冻，此处暗指言論自由被箝制。——譯注。

品缺貨了。但如果他的屋后和宅旁不安籬笆，他的后門不用严格的許可制关紧，以致不时地冒出一本大胆的書来，向他旧日搜集好安置在濠溝里的东西發动进攻，这时他就必須提高警惕，时时防守，对于自己已被接受的見解派出优良的衛士与哨兵，并亲自随同四处巡邏，以免自己的教民被人引誘；这样教民也將得到更好的教化，并將更好地运用眞理和受到更好的訓煉。上帝也認为我們在这种防范之中的戒备警惕可以使我們不象实行許可制的教会那样懶惰。

如果我們相信自己是正确的，对待眞理也沒有虛伪的地方（虛伪是完全不对的），如果我們不認为自己的宣教太薄弱而犹豫不定，并責怪教民是未受教化和不敬神的一群烏合之众；那末如果有一个人和教导教民的神职人員一样賢明淵博而有良心，他并不私自沿戶訪問游說（那样是更危險的），而是公开写作發表他的意見，提出他的理由，說明現在宣教的东西为什么不正确，那豈不是非常公正的事么？基督答复大祭司的盤問时就說，他“从来是明明（公开）地对世人說話”① 的；何况写作比說教更公开。旣然有許多人把为眞理而战作为自己的职責，那末如果必須駁斥时，象这样公开写作就更容易駁斥了。如果这些人疏忽了沒有駁斥，那也只能怪他們自己懶惰或無能。

我們已經由于这种許可制而受到了阻撓，不能运用我們似乎知道的眞知識②。同时檢查員本身如果要执行自己的任务，那他就必然会顧此失彼。至于說这种工作对他們自己的損害有多大，我并不坚持討論，因为这是各人自己知道的事情，必須由他們自己

---

① 見聖經約翰書第18章第19节。——譯注。

② 作者所謂似乎知道和眞正知道是有区别的。标准和柏拉圖差不多。他的意思是説，如果我确实有把握認为自己知道的是眞理，那么我們就应当随时准备抛弃旧知識的外壳而欢迎新知識的發芽滋長。——譯注。

的良心来肯定。

在我已經說明的以外，这个許可制的陰謀給我們帶来的难以令人置信的損失和危害还有許多沒有提出来。它比一个海上的敌人堵塞我們的港口与河流更厉害，它阻撓了最有价值的商品——眞理的輸入。还不止这样，它是最初由教皇假基督拟定并实行的惡毒陰謀。准备借此在可能范圍內消灭宗教改革之光，并确立假道理。这就和土耳其人通过查禁印刷品来支持古蘭經的手法如出一轍。我們决不否認，反而極高兴地承認：由于我們掌握了很大限度的眞理，尤其是在我們和教皇以及教皇的附屬物——主教之間的主要爭执点上掌握了很大限度的眞理，所以我們就应該比其他民族更加大声地向上天表示我們的感謝。但如果有人認为我們將停駐在这里，并認为已經达到了凡人所能看到的宗教改革的最高境界，那么等到我們到了天国的景象之中时，就会証明这种意見的原提出者还沒有懂得眞理。

誠然，眞理曾經随着聖主一度降临世界，其形态十分完美而燦爛夺目。但当聖主升天而使徒們又已長眠之后，这时就兴起了一个惡毒的欺騙民族。他們就象埃及的泰丰及其同謀者① 对待善良的奥西斯一样，他們把聖潔的眞理拿来，把她可爱的形体砍成千万个碎片四散抛开。从那以后，可悲的眞理的友人，凡是敢于挺身而出的，都象易西斯寻找奥西斯的零碎尸体一样，四处奔跑，一塊一塊地拼凑起来，就象能全部找到似的。上議員和下議員們，我們还沒有全部找到，在聖主再次降临以前，也不可能全都找到。唯有聖主才能把每一个关节和每一个部分拼凑起来，再鑄成永生不死的美妙而完善的形象。我們不要讓这种許可令到处妨碍和阻撓繼續寻找眞理并繼續对殉道的聖者举行葬礼的人。我們对于光

① 埃及神話謂泰丰將奥西斯砍碎，投入尼罗河，奥西斯之妻易西斯搜集尸体碎片，凑成原形埋葬。—— 譯注。

明感到驕傲，但如果我們不能明智地对待太陽，它就会讓我們瞎眼。比方說，常被燃燒的行星[1]，和亮度極大、随同太陽上升下降、直到它們相对地运动到天空某一个部位而在早晚可見的兩顆星，在白天又有誰能分辨呢？[2] 因此，上天賜給我們光，不是要我們对着光注視，而是要我們利用光来發現我們还远不知道的东西。我們之所以能成为一个快乐的民族，并不是由于我們脫下了教士的道袍、取消了主教的法冠，并把它們从長老会信徒的肩上除下去。决不是这样；如果教会以及政治經济生活中的大事沒有加以审查和改革，那便是因为我們長久地注視了齐文格里和加尔文兩人的灯塔所發出的光芒，使我們什么也看不見了。有人經常抱怨教派，并認为任何人只要是放弃了自己的箴言就是一个極大的灾难。其实只是由于他們自己驕傲無知才会这样庸人自扰。他們既不能虛心听取人家的意見，又不能說服人家，而只是把所有在他們綱領中找不到的东西一律压制下去。他們是搗乱的人，是破坏团結的人，他們自己不注意寻找、又不讓人家去寻找眞理身上所缺乏的那些零星碎片。根据我們已知的东西来寻求未知的东西，將我們找到的眞理結合到眞理身上去（因为眞理的身体是本質相同而且比例相称的），这就是神学和数学中的金科玉律，这就能造成教会中最美滿的和諧。这种和諧并不是冷漠的中立和內部支离破碎的思想在外表上强制的結合。

英国的上議員和下議員們，請想想你們所屬的和受你們管轄的民族究竟是什么民族。这不是一个迟鈍愚笨的民族，而是一个敏捷、穎慧、眼光犀利的民族。他們勇于創造，精于辯論，其程度决

---

① 指金星与水星，因靠太陽很近而有时不可見。詩人謂其可被太陽焚燒。——譯注。

② 水星与金星在太陽左方出現时，落于太陽之后，为昏星；在太陽右方出現时，升于太陽之前，为晨星，白天則不可見。——譯注。

不下于全人类的秉賦了能达到的最高度。因此我国最高深科学中的学术研究已經是如此历史悠久而又杰出，以致許多古代最明哲的作家都相信畢达哥拉斯学派和波斯人的学术都是从我国古老的哲学中發源的①。以往代理凱撒在我国进行統治的賢明而文雅的罗馬人——优利烏斯·阿格里哥拉就認为不列顛人的天賦智慧比法国人吃力的鑽研还要好得多。同时庄重而节儉的特蘭斯瓦尼亞②人每年都从远在赫辛尼亞荒地以外的俄罗斯边境的山地里派遣許多老成持重的人、而不派青年人到这里来学習我們的語言和神学③，这也不是沒有道理。但最要紧的是我們大有理由認为上天特別爱我們和眷顧我們。要不然的話，为什么我們这个民族会被特别选出来在其他各民族之前就象在錫安山上一样向全欧洲發出第一个宗教改革的信号呢？④ 要不是我們的主教頑固而乖戾把神聖而令人崇敬的威克里夫当成一个教派和新教义的創立者而加以迫害，那末波希米亞的胡斯和热罗尼姆以及路德与加尔文的名字就都不会为人所知了。改革我們鄰国的宗教的荣誉將是完全屬于我們的。但我們頑固而又冷酷的神职人員用殘暴的方式进行了統治，一直使我們在学术方面变成了最迟鈍最落后的人，而上帝本来想要使我們成为导师的。現在根据所有的迹象，以及聖者每天都普遍而庄严地表白的本能感覚，都說明了上帝又一次命令在教会中开始一个新的和偉大的时期，甚至要把宗教改革本身再来一个改革。他所要作的难道不就是把他自己显示給他的仆人，而且和往

① 此說不可靠，首先提出的是李普修斯。他援引克列門的說法認为畢达哥拉斯等人大部分卓越的看法来自野蛮人，有的可能来自不列顛。关于波斯人的問題則是根据普里尼模糊的說法。——譯注。

② 即今罗馬尼亞的一部分。——譯注。

③ 此說不可靠，可能在30年战爭期間特蘭斯尼亞有人曾来英国。——譯注。

④ 指威克里夫首倡宗教改革思想。錫安山是耶路撒冷的聖山，聖經約珥書第2章說："你們要在錫安山吹角……国中的居民都要發顫。因为耶和华的日子將到"。——譯注。

常一样，首先显示給英国人嗎？我說和往常一样首先显示給英国人，难道是說我們根本沒有找到听取神示的办法，以致不配首先接受神示时的情形嗎？請看这个广大的城市、这个避难所、这个自由之家，周圍都有上帝的保护。我們沒有那么多武器鑄造厂中的鉄砧和鉄錘，却有执笔为文和善于思索的人；因此，我們虽然不能制造盔甲和槍矛来武裝正义，保衛受困的眞理，却能够徹夜守伴孤灯；沉思、探討、創立出新的观念作为献礼，忠誠而荣敬地送給即將来临的宗教改革。还有一些同样苦心鑽研的人，他們尝試过一切事物之后，也同意推理說服的力量是很大的。一个人对于一个这样服从眞理而又喜好寻求眞理的民族还能要求什么呢？对于这样一个順从而丰饒的国家，除了由明智而忠誠的人来促成一个賢明的人民和拥有先知、聖者和高貴人物的民族，又能要求什么呢？我們認为离收获的时間还有5个月，其实連5个星期也用不着了；因为只要我們睜开眼睛就会發現战場上的战斗已經接近白热化；哪兒有学習的要求，哪兒就必然有爭論、笔战和紛歧的意見。因为善良人們的意見就是正在形成的知識。由于人們这样荒唐地害怕教派，我們才貽誤了上帝在这个城中激起的追求知識与領悟的热情。其实，某些人感到可悲的事，我們正应当感到高兴。我們应当贊揚人們这种虔誠的勇敢。他們把那位“宗教先生”管得一塌糊塗的宗教事宜收回自己手中来了。我們只要能斬断这种主教的傳統，不把基督徒的自由良心和人权自由硬塞到人們的箴言与信条之中去，然后再加上一点点尺度較寬的謹愼和一点点慈爱，双方又互相忍讓一些，就可以把这种防范的心情变成一个普遍而亲如兄弟的追求眞理的心情。如果有一个偉大而高貴的外方人来到我們中間，他慧眼独具地看出我們这个民族的性格和統治的方法，同时又看到我們無所不及的思想和推理在追求眞理与自由时所具有的高尙希望与目标以及勤謹敏捷的作風，我相信他就会象皮洛士貿

賞罗馬人[1] 的服从与勇敢一样喟然長嘆地說：“如果这些人就是我的伊庇魯斯人，那末我就可以無所顧虑地定出一个最偉大的計划，使教会与王国都变得幸福。”但現在这些人却在大声疾呼地反对教派。就好象当我們給上帝建造聖殿时，分派一些人采石材，再分派另一些人把石材鑿方，还有些人則去砍杉树；而这批沒有理智的人却跑来說，在上帝的聖殿盖好以前，根本就不应当有这样多教派和小組分別在采石場和伐木場里工作。还有，虽然每一塊石头都非常美观地壘砌在一起，却也無法結合成一个天衣無縫的整体，在这个世界里頂多只能砌到密合而已。同时，每一幢建筑物也不可能形式完全一致。也可以說形态的完美就在于許多适度的变化和亲近的差异，彼此相差不太远，因而产生一种美妙的和优雅的对称，使得整个的建筑物都非常悅人心目。因此，当偉大的宗教改革即將来临时，我們就要当一个思虑更加周詳的建筑者，在精神的建筑物中抱有更明智的态度。現在似乎已經到了这样的时候，偉大的先知摩西將坐在天堂上，因看到他那令人难忘的光輝願望已經实現而高兴，不但是70个長老，而且是上帝的一切子民都逐漸变成了先知[2]。如果有人，甚至还有一些象当年的約書亞一样神性較淺的好人，看到这种情形以后，产生嫉妒心理，这是毫不足怪的事情。他們十分憂慮，并由于自己的弱点而發怒；他們深恐我們經过这样分裂再分裂会垮台。与我們敌对的人却在拍手称快，等候那个时刻来临。他說；当我們分成的派別相当小以后，那就是他們的时候到了。笨蛋！他沒有看到讓我們長出枝叶的那个牢固的树根。有一天我們这种分开的小队会从四面八方把他們团結得很差

① 紀元前280年皮洛士王侵入意大利半島击敗罗馬人。当他看見罗馬人敗退的情况时曾說：“如果罗馬人做我的士兵，我做罗馬人的国王，我就能很容易地統治全世界。”——譯注。

② 見聖經民数記第11章。——譯注。

而尾大不掉的大队切成粉碎，不到那种时候他是不会看到这一点的。我們对这些預料中的教派抱有很大的希望；我們并不需要那些誠恳的人关心，他們也許是由于过分的胆小而担心这种作法；我們最后会对那些悪意地庆幸我們分裂的人發出耻笑。以下的各种理由使我相信这一点：

首先，当一个城市被圍以后[①]，它的航道就会常有敌人出沒，周圍將不断遭到进攻；而且会常常听到謠傳說挑战进击会进到城牆下和城郊的战壕里来。这时人民、或大部分人民就会以超乎寻常的态度，全心全意地研究最高級和最重要的事物应如何改革。他們可能因此發生爭执、推理、閱讀、創造、討論。甚至也会創造出罕見的令人羨慕的事物，这些都是他們以往从未討論和写作过的。以上这一切首先說明人民对于諸位的深謀远虑和老成持重的政府衷心拥护，并完全信任和滿意。他們从此产生了一种大無畏的勇气，因而对于敌人产生一种極有把握的鄙視。当罗馬人几乎被汉尼巴包圍的时候，城里曾有人出高价購买汉尼巴的营盤[②]，現在我們当中这种偉大的人物似乎还頗不乏人。此外，这对于我們值得庆幸的胜利还是一个生动而令人兴奋的預示。比方說，当一个人体內血液非常清新时，他的精神便不但对于軀体、而且对于理智以及其他極其机敏精微的智力作用都是十分純潔而富于活力的。这就說明身体的情况是多么好。同样的道理，当人民情緒十分高漲因而不但能保衛自己的自由和安全，并且还有余力参加最神聖最眞純的問題的討論和提出新的意見时，这就說明我們沒有退化和墜入致命的腐化堕落的深淵，而是把起了皺褶的、陈腐了的外壳抛弃

① 作者写此文之前兩年，即爱琪山战役之后，誠然有圍城的危險，男女老幼也确曾一齐动手备战。——譯注。

② 这事是根据历史家李維的記載。当时汉尼巴就提出要把他还沒有夺得的銀店标卖，以示回敬。——譯注。

掉，并熬过了这些痛苦而重新变得年輕起来；这也說明我們走上了光輝的眞理和蒸蒸日上的美德的道路，注定地要在將来的时代中变得偉大而光荣。我認为，我在心目中已經看到了高貴而生气勃勃的民族，象一个睡醒了的巨人一样站起来，抖一抖他那所向無敌的髮綹①。我認为，我看到他象一只兀鷹一样換上青春的羽毛，并对着正午的陽光一点也不眩暈地照亮自己的眼睛，它在这天国的光源下清洗、涮亮自己久置不用的目光。周圍畏縮胆小和只喜爱熹微晨光的鳥群却在扑扑乱飞，唧唧喳喳地乱叫。它們对于兀鷹这种雄姿感到惊訝，于是便心怀嫉妒地喧噪着，預言有一个教派分裂的年头来到。

那么，諸位应当怎么办呢？这个城中知識的禾稼正在开花結果；同时它又已經放射了、并在繼續放射出新的光芒，諸位难道应当加以压制嗎？难道应当讓20个横行霸道的統治者建立起寡头政治，給我們的心灵再度帶来飢荒，使我們除了經过他們用斗衡量过的东西以外就不知道旁的东西嗎？相信我的話吧，上議員和下議員們！誰要是劝說你們象这样进行压制，就等于是叫諸位压制自己。这一点我在下面就要加以說明。如果要知道現在这种写作自由和言論自由从哪里得到，那么除开諸位仁厚寬宏而富于人道精神的政府以外就找不出更确实的来源了。上議員和下議員們！你們自己英勇而又指揮如意的謀划給我們帶来了这种自由，而这自由則是一切偉大智慧的乳母。它象天国的嘉惠，使我們的精神开朗而又高貴。它解放了、扩大了并大大提高了我們的見識。現在除非培育我們的諸位議員对于純正自由的爱已經不如往昔，否則就無法使我們在能力、知識和追求眞理的热情上倒退。我們可能再变成諸位当初所發現的那种愚昧、粗暴、拘泥而奴化的情况，但

① 据聖經士师記第16章記載，武士參孙所向無敌的力量就在于髮綹，敌人剃了他的髮綹，力气就离开他了。——譯注。

那时諸位就首先必須变成旧統治者一样暴虐、武断和專横，但这是你們做不到的。当初把我們从他們的压迫下解放出来的正是諸位議員。現在我們的心境已經更加开闊，我們的思想已經更加振奋，可以寻求和接受最偉大和最正确的事物。这些都是諸位的美德在我們的心中产生的嫡亲子嗣。諸位除非是把一个已經廢除的和殘酷不仁的法律重新强加在我們头上，讓家長可以任意处置自己的兒女，否則便無法压制这一切。不过到那时誰又会竭誠拥护你們，并号召其他的人跟着諸位走呢？那絕不会是拿起武器反对軍裝稅和軍运稅的人①，也不会是反抗四諾布尔丹麦金的人②。我虽然不低估为了免稅而做出的斗爭，但如果免稅就是一切，那我就更爱和平。讓我有自由来認識、發抒己見、并根据良心作自由的討論，这才是一切自由中最重要的自由。

假如压制新穎而不能見容于流俗的意見，竟証明非但是有害而且是螳臂擋車，那么最好的办法究竟是什么，我無庸發表己見，只要把我从一位高貴而虔誠的上議員那里听来的意見重复一下就够了。这位議員为着教会和国家而献出了自己的生命和財产，否則我們現在就不会由于失去这一意見的高貴而坚定的倡議人而感到哀悼惋惜了。我相信諸位是知道他的，但为了要尊敬他而且是永远尊敬他，我还是要提出他的名来，这就是上議員布洛克③。他写了一本关于主教制的書，書中还討論了教派問題。他把这恳切的祈求留給諸位了。現在看来，这种祈求就是他的临終囑托。我知道諸位对这一囑托是極端尊重的。除了耶穌临死时囑咐使徒

---

① 英国古时为了維持軍队所征的稅，原已廢除，查理一世重新恢复。——譯注。

② 諾布尔是英国錢幣名，值8先令6辨士。丹麦金是英国古时为了抵抗丹麦人所征的稅。查理一世征收船稅时便援引这一稅目，所以也称丹麦金。四諾布尔指的是士紳約翰·汉普頓拒付船稅的事，后来成了反抗查理王的有名事件。——譯注。

③ 布洛克所写的書名为“論主教制”。他后来在議会軍中战死，很受議会尊敬。——譯注。

們相爱并賜給他們平安的那一段遺言以外，我还找不出比这更仁慈寬厚的話。他在这里面告戒我們說：有些人希望过純正生活，把自己的良心所給予的最好的指引当作上帝的安排；这些人不論怎样受到他人的誹謗，我們都要謙恭而又耐心地听取他們的意見。縱使这意見与我們有所不同，我們也应当容忍他們。他所写的那本書早已問世，并且是献給議会的。它所能告訴我們的东西自然还要多得多。这人的生和死都証明他的意見是不可忽視的。

現在正是我們發表写作和言論来推动大家进一步討論激动人心的事情的时候。杰那斯庙的庙門上兩片对合的杰那斯神象①現在已經是不为無故地敞开了。虽然各种学說流派可以随便在大地上傳播，然而眞理却已經亲自上陣；我們如果怀疑她的力量而实行許可制和查禁制，那就是伤害了她。讓她和虛伪交手吧。誰又看見过眞理在放胆地交手时吃过敗仗呢？她的駁斥就是最好的和最可靠的压制。有的人听見我們祈禱上天賜給我們光明和更清晰的知識，就以为在日內瓦教派体系②之外安排的其他一切的东西，都已經掌握在我們手里了，而且都是現成的。而当我們所祈求的新光明眞的照射到我們身上时，只要沒有首先照到某些人的窗子上，他們就会因为嫉妒而提出反对。当賢哲們劝告我們日夜辛勤地象探寻宝藏一样去寻求智慧时，竟有另一些人命令我們除开法律所規定的以外什么也不許知道，这又是一个多么大的陰謀啊？！比方說，一个人在深邃的知識的矿藏里进行过艰苦的劳动以后，已經裝滿了他的發現物，接着就象上战場一样把他的理性拿出来，摧枯拉朽地击潰了途中所遇到的一切障碍；然后把他的对手叫到平地里来，讓他享受陽光与新鮮空气的便利条件，只要求他願意用辯論

① 杰那斯庙原来是罗馬軍队出發时所經过的一个拱門。以后在战时就將杰那斯庙門打开，到平时又关上。罗馬史上只打开过三次。——譯注。

② 指喀尔文派，弥尔頓所屬的清教徒派即从此派而来。——譯注。

的方式来論証一下事理。这时他的对手如果退縮、設下埋伏，并摆出一个許可制的窄桥讓挑战者通过；这在战陣中也許是很勇敢的，但在眞理的战斗中却是懦弱和胆怯的表現。誰都知道，除开全能的主以外就要数眞理最强了。她根本不需要策略、計謀或者許可制来取得胜利。这些都是錯誤本身用来防衛自己、对抗眞理的花招。只要讓眞理有施展的余地，而不要在睡着了的时候把她捆住就行了。如果把她捆起来，她就不会再說眞話，而会象普劳底烏斯[①]被捉住时只說寓言一样。这时她就会变成各种各样的形态，而不現出自己的原形。同时也会象米該雅在亞哈面前的情形一样，只說順情的話[②]，直到亞哈恳請他他才会說眞話。眞理的形式可能不只一种，对于某些东西說来，眞理在这一边或那一边看去都很象，那么这类的东西不是無所謂的东西又是什么呢？当这些命令取消了，条文被釘在十字架上时[③]，它不是一紙具文又是什么呢？保罗常常夸耀的基督的自由又到哪里去了呢[④]？他的理論是吃不吃、守日不守日都是为的主[⑤]。如果我們具有慈爱精神，如果我們不把互相議論作为我們虛伪精神的主要支柱，那么又有多少东西可以和平相容而交由良心解决啊！但是我恐怕这种外表一致的枷鎖已經在我們的頸項上留下了奴隶的烙印；亞麻法衣下的繁文縟礼[⑥]还在纏繞着我們的心灵。当我們看到一个教会团体和另一个

---

① 希腊神話中海神波賽頓的掌璽者，被执时即为人預言未来，逃走时可变成各种形态。——譯注。

② 据聖經列王紀上22章記載，当以色列王亞哈要去攻打基列的拉末时，召先知米該雅預卜胜負；起初米該雅只随声附和，直到亞哈恳請他时他才說眞話。——譯注。

③ 聖經哥罗西書第2章第14节說："又塗抹了在法律上所写的，攻击我們有碍于我們的字据，把他撤去釘在十字架上。"——譯注。

④ 聖經"加拉太書"第5章記載："基督释放了我們，叫我們得以自由……我保罗告訴你們，若受割禮，基督就与你們無益了。"——譯注。

⑤ 聖經罗馬人書第15章說："守日的人是为主守的，吃的人是为主吃的。"說明保罗对于吃祭肉和守安息日的問題主張随各人自由。——譯注。

⑥ 作者極鄙視天主教的繁文縟礼，在"論教会改革"一文中說："他們使教会充滿的不是純眞的法衣，而是純亞麻的法衣。"長老会拋弃了法衣和一切亞麻法衣下的繁文縟礼而穿上了喀尔文派的黑袍。——譯注。

教会团体稍微發生分歧时，縱使分歧的并不是基本問題，也会感到害怕。我們勇于压制而怯于恢复眞理被習俗奴役的各部分；因而說明我們对于眞理發生分裂是不在乎的。然而这却是最厉害的分裂。我們看不到当我們一直竭尽一切方法来講求一个僵硬的外表形式时，我們很快就会再度陷入一种粗暴地强奉国教的呆滯狀态，就好象是草木禾稭毫無生气地被挤压和冻結在一起，而形成一个死的結合①一样。和教派的分裂比起来，这才能促使教会突然退化。我决不是对所有輕微的分裂都高兴，但我也并不認为把大家都捆在一个教会里，就会成为金、銀、宝石了。人們無法分清麦子和稗子，也無法把好魚从坏魚中分辨出来，这只能是天使在世界末日时的事情②，但假如大家不可能全都一条心（誰又說能做到这一点呢？），那么，讓許多人都可以得到寬容而不使所有的人都受到压迫，無疑是更健康、更謹愼和更合乎基督精神的。当然，我不是說要寬容教皇制和公开的迷信。它們旣然要消灭一切宗教和世俗的主权，那么我們只要还想用慈悲和同情的方法来挽救懦弱的人和誤入歧途的人，就必須把它們消灭掉。同样的道理，一切的法律如果还想成其为法律，就也决不能寬容那些反对信仰和破坏風俗習慣的、不虔敬的和罪惡的事情。但我說的分歧是教义或教派形式上一些諧和的差异，甚至是無关紧要的差异。这些差异虽然可能很多，但只要"我們能用和平彼此联絡"，就不致妨碍"聖灵所賜合而为一的心"③。假如有人要写作，并对于我們黽勉从事的、稳健持重的宗教改革伸出援助之手；如果眞理首先对他啓示，或至少似乎啓示了他；請問誰又能使我們如此地沾染耶穌会士的邪風，以致与

① 聖經哥林罗書第3章第12节說："……根基就是耶穌基督……若有人用金、銀、宝石、草木、禾稭，在这根基上建造，各人的工程必然显露。"——譯注。

② 聖經馬太福音第14章說到世界末日时，义人恶人將和稗子与麦子或好魚与坏魚一样，由天使加以分別。好的留下，坏的用火燒。——譯注。

③ 見聖經以弗所書第4章第3节。——譯注。

这人为难，讓他先請求許可再做这样高貴的事業呢？先不說这个，如果我們竟致采用查禁制，那就非常可能是查禁了眞理本身。因为我們的眼睛久已被偏見和流俗所蒙蔽，一眼看見眞理时，很可能認为它比許多錯誤更不堪入目，更不受人欢迎。正好象許多偉人看起来讓人感到輕蔑而可耻一样。某些人所謂最新的見解其实是最糟糕的見解。他們認为，除开自己所喜爱的人以外，就不应当听从任何人；这就是教派所以泛濫成灾、眞理所以远离我們的主要理由。他們这种新見解向我們談又有什么用呢？此外，这里面还有一个更大的危險，当上帝用一种强大而有益的扰动震撼一个王国，使它發生一次普遍的改革时①，可能就有許多教派和假教士手忙脚乱地引誘好人。但更确实的是，这时上帝就会喚起才华出众、勤勉过人的人为他而工作；叫他們不但回顧以往，把已經宣教的东西重新修訂；同时也会叫他們継續前进，叫他們对眞理的發現再采取一些新的明智步驟。因为上帝在照耀他的教会时，方式就是逐步放出他的光，使我們塵凡的眼睛能經受得住。至于上帝將首先在什么地方或从哪里听他的选民的声音，也是不受限制和不作指定的②。因为他看东西不象凡人这样看，选擇也不象凡人这样选擇。否則我們又將固执于某些固定的地方和宗教裁判会議，或者是人們的召喚。把我們的信仰一时傾注于往日的教士会議大厅③，一时又傾注于威斯敏斯特教堂④。其实在这些地方訂出的一切正統信仰和宗教，如果沒有平易近人的說服力和慈悲耐心的說教来撫摩良心上的一切創伤，并啓迪希望尊崇聖灵而不尊崇凡人信条的

---

① 見聖經約珥書第3章。——譯注。

② 見聖經約翰福音第4章。——譯注。

③ 英国国教的教士会議于1295年开会于聖·保罗教堂，后改到威斯敏斯特教堂的会議厅。信徒把这些地方当成上聞于神的地方。——譯注。

④ 解决"英国教会祈禱文与管理問題"的威斯敏斯特最高宗教裁判会議在很長一段时期中都在这里开会。——譯注。

最卑微的基督徒，那是站不住脚的。縱使这些地方的人全都投票贊成，再加上哈利本人和他周圍一切皇陵①中的陰魂全都起来随声附和，也办不到。假如一个領导教派的人錯了，要不是我們自己懶惰、固执和不信任正确事業，又有什么东西能阻止我們和藹地跟他們会談并簡略地加以解釋，或阻止我們不去爭辯，而常常以寬容的面談来徹底辨明事情的原委呢？我們既然看到，所有尝試过学术的人都会認为：不滿足于接受陈旧意見的人都可能精通并向世界上解說新的論点，使我們在許多方面获得益处，那么我們就不管为对方为自身都应当这样做。縱使他們都是我們脚下的塵土，他們也能擦亮眞理的武器。就憑这一点也不能把他們抛弃。如果这些人还是具有杰出才能的人，是上帝在这些时日中派出做特殊工作的人，他們既不是大祭司，又不是法利賽人，而我們却因为經常在沒有理解人家之前就下判断，唯恐他們帶来新的和危險的意見，以致鹵莽地不加区分，一律禁止他們說話；我們也許認为这就保衛了福音，而事实上却非常糟糕，正好做了迫害者。

自从議会成立以来，有不少的長老会信徒和其他人士，都蔑視出版許可制而出版了未經許可的書，首先打破了挂在我們心头的三塊冰②，叫人民重見光明。我希望这些人在蔑視这項法令而得到許多好处之后，就不要用倡議把那种枷鎖重新加在我們的头上。但如果摩西对年青的約書亞的制止③和我們的救主对年青的約翰（他急于禁止自己認为未經許可的人說話）的制止④都不足以告誡

① 指伊利莎白女王、瑪利女王及詹姆士一世等人的墓。——譯注。

② 賀拉斯說：初次航海的人心头必然悬着"一塊橡木和三塊銅"，意思是說心头很沉重，作者此句仿此而得。——譯注。

③ 聖經民数記第11章提到，約書亞請求摩西禁止聖灵所停的長老說話，摩西制止他，并說："唯願耶和华的百姓都受感說話。"——譯注。

④ 聖經路加福音說約翰曾禁止一个以耶穌的名赶鬼的人，耶穌制止他說："不要禁止他，因为不抵擋你們的就是帮助你們的。"——譯注。

我們的長老們，讓他們認識到自己那样浮躁地查禁是如何地不合神意；假如他們清楚地記得这个許可制的障碍在教会中为害有多大，他們自己破坏許可制后受益有多深，却还不能阻止他們倡議把宗教法庭中多明我派气味最濃的制度加在我們头上，并且已經把一只脚插进馬蹬子里，躍躍欲試地想推动这种压制，那么我們首先压制压制者本身就不能算是不公道的回敬了。他們虽然在不久以前吃了不少苦头，但沒有怎么吸取教訓，一旦飞黃騰达之后就趾高气揚起来了。

关于出版管制問題，任何人所能給諸位提出的意見都沒有諸位自己在目前这条法令之前所制定的那一条法令[1]那样好。那項法令規定："除出版者与作者或至少印刷者的姓名已登記备案以外，任何書籍不得付印。"一切不遵守这一法令所出的書籍如果有毒素或进行誹謗，查禁或焚燒它就是人們所能拿出的最有效的办法了。如果我所說的話还有一点价值的話，不久之后事实就会証明，目前这条名副其实的西班牙式的書籍許可制本身就是一种最不符合許可制的东西。这正是星殿[2]的書籍出版法令的翻版。制定那項法令时，星殿法庭正在一本正經地执行一切其他的工作。正是由于那些工作，这法庭現在已經随着撒旦一起垮台了。那項法令虽然特别假仁假义地宣称要限令書籍为善，但諸位可以看出它制定时究竟曾怎样憂国爱民，怎样顧全宗教与善良風化。它究竟是怎样夺掉了諸位在早兩年所訂的那条賢明法令的地位呢？如果我們能相信由于职責关系而熟習內幕的人所說的話，那就不能不令人怀疑这里一定有書商的壟断者和老油子从中作弊。他們借口自

---

① 頒布于本文發表之前兩年半左右(1641年)——譯注。

② 威斯敏斯特宮一殿，以屋頂星星形得名。原系国王与樞密大臣会商处，后設法庭，执法特别武断專横，甚至非刑拷打，殘害人体。1641年長期議会下令廢除。——譯注。

己公司中的旁人不能受欺騙，作者版权不能侵犯(反对这两条是天都不容的)①，于是便把一紙特别呈文加上一些美观的装璜送到議会里去。这些特别呈文的确是一些"特别鸩文"，除了压制鄰人以外沒有其他用处。他們的鄰人因此就不能从事学术所仰給的正当行業，而只能作人家的奴隶。人們說这些人其所以要請願設置这項法令，是由于想在自己把权力撈到手以后可以使坏書更容易散布，而事实也証明了这一点。商場上这种詭辯和花招我是外行得很。但有一点我却知道：一个好政府和一个坏政府同样容易發生錯誤。試問哪一个官員又能保証不听錯消息？尤其当出版自由被少数人操縱的时候就更容易如此了。可敬的上議員与下議員們：如果能迅速糾正一个錯誤，如果处在最高地位的人对一个平易的忠諫能比其他人对一笔大賄賂更重視，这就是最符合諸位的高尚行为的美德，而且只有最偉大和最賢明的人才能具有这种美德。

① 請参看本書第4頁。——譯注。

約翰·弥尔頓

(1608年12月9日——1674年11月8日)

英国偉大的詩人和政論家。英国十七世紀資产阶級革命的参加者。他出生在倫敦一个公証人的家庭，曾求学于劍桥大学。当弥尔頓还是大学生时，就开始用拉丁文和英文写詩和哲学論文。这些作品中充滿了清教徒的道德，同时也充滿了对古代文化、英国文艺复兴和民間創作的傳統的热爱。弥尔頓在自己初期的一些抒情詩中，如"愉快的人"、"幽思的人"，就表現出了是一个反对反人民的沙龙文学的独具一格的詩人。

1638年，弥尔頓开始旅行，他訪問过法国、意大利和瑞士。英国爆發革命的消息，促使弥尔頓加速返归祖国。自1641年起，弥尔頓献身于反君主政体和主教的斗爭，主要是从事写作政論文章、历史著作和宗教著作。在英国資产阶級革命發展的过程中，弥尔頓接近了独立派，并且支持他們爭取共和国的斗爭。在克倫威尔攝政时期，弥尔頓担任了国家的重要职务，处理外交文件。他在这一时期所写的名著有"論出版自由"(1644)、"偶象破坏者"(1649)(他在这本書中論証了人民有审判和处死君主的权利)、"为英国人民声辯"(兩卷，1650—54)，以及其他一些充滿革命的爱国主义的政論文章。弥尔頓在这些著作中支持共和制度，但是他反对把革命进一步深入下去，而且不能理解克倫威尔击潰起义的爱尔蘭的反动意义。在革命的后期，弥尔頓开始写作宗教論文"論基督教教义"(1655—60脫稿，1825年出版)。在这一部著作中，他的唯物主义的傾向同他的清教徒观点發生了矛盾。在斯圖亞特王朝复辟以前不久，弥尔頓再一次坚决表明了自己深深痛恨封建專制的反动

势力的态度(見"建立自由共和国的捷徑"一文)。

斯圖亞特王朝复辟时期,弥尔頓虽然遭到君主主义者的迫害,但是并沒有向君主政体妥协。这时,他过着穷苦困頓的生活,而且双目失明(由于長期患眼疾)。在60年代,他創作了优秀的長詩"失乐园"(1667)、"复乐园"(1671)和悲剧"力士参孙"(1671)。他通过当时英国独树一帜的古典聖經文体,利用旧約和新約的形象反映出資产阶級革命的經驗,表現了人民群众的憤慨心情,以及他們对君主政体和各式各样的压迫的仇恨。别林斯基認为長詩"失乐园"是"对打倒权威的起义的頌揚"(别林斯基选集,三卷集,第3卷第792頁)。但是,弥尔頓在描画天使們反抗上帝暴政的偉大斗爭时,同时在亞当的形象中表現出了清教徒的順从。在对待革命暴力的矛盾态度上,在关于道德完美和宗教教育的原則上,都表現出了弥尔頓的資产阶級世界观的局限性。不过,在"力士参孙"这部悲剧中,弥尔頓在刻划一个用生命的代价战胜敌人的大力士的形象时,号召人們为反抗复辟的压迫而斗爭,为解放英国人民而立功。在写作詩歌的同时,弥尔頓还著作了"英国史"(共6卷,1670年出版)和"莫斯科国史"(1682年出版)。

弥尔頓在發展英国文学进步的傳統上,曾起过極其偉大的作用。他为战斗性的政論文章和哲学政治詩歌奠定了基础。革命的浪漫主义者雪萊和英国参加宪章运动的詩人們,都給过弥尔頓很高的評价。現在(20世紀中叶)英国进步史学家和評論家正在为反对反动派伪造弥尔頓的遺著而斗爭。

(譯自"苏联大百科全書"第47卷)